# 【長故】【幻術】陰陽師赤牙 - 《天賦強大法力的驅魔少女》

作者: 失格路西法

# 第一章 鬼迷心竅

彩木閣的居民一向慶幸自己的那棟樓沒有發生過什麼事上A1頭條, 最大的新聞便是913室出了一個嫩模走光的新聞上了娛樂版。所以說這棟大樓一直是風平浪靜的。

直至今天,一七一四室發生了一件慘絕人寰的家庭慘劇。飛雪樓這名字一下子躍登在各大報章的頭條上,還是像血印般的紅色大字呢。

事主是剛搬來的周家,給人好好先生形象的周先生,在昨天下午殺死了自己的妻子和五歲兒子,斬掉了他們的頭顱,用鮮血塗滿自己的臉龐,再上吊自盡。

到場的法醫和警察看到內裏的血腥情況都情不自禁的想要作嘔,年資淺的警員更是無法抵受臭味和這血肉橫飛的場面。

這件事震驚了整個彩木閣,然而其中一個接受訪問的林太太更是嚇得魂不附體,她和丈夫是看到門縫 滲出血水才會報警。在發現血前,她聲稱自己在經過一七一四室 時被鬼魂上身,全身無法動彈,右手更被控制,要打開鐵閘。

案發翌日,在記者再次到場採訪其他鄰居有關死者一家的性格、習慣、訪問為何會發生慘劇之時,越來越多居民都跟記者說聽到被封鎖了的一七一四室傳來許多雜物移動聲音、小孩哭泣聲、大人吵架聲、甚至玻璃打碎的聲音。

在下午和凌晨都會定期響起怪聲的情況下過了五天,飛雪樓的居民都人心惶惶,尤其是**17**樓全層。 一七一四室的門口擺滿了元寶蠟燭、祭祀食物,全都是居民為求安心放下的,祈求一七一四室內枉死 的冤魂能放過他們一馬。

但當第七天,亦即是周家三人的回魂夜來臨的時間越來越近,有些居民甚至嚇得說不會在當晚回家睡覺。

此刻正是周家慘劇的事件發生後第七天的晚上11時,業主立案法團帶了第三個聲稱會超渡亡魂的法師踏入一七一四室。前兩位請來的法師都是被房內胡亂飛舞的傢俬嚇得掉頭走,唯恐傢俬的碎片會砸到他們的頭上。

「法師,你係我地唯一既希望啦,我地真係有辦法搵到更好既人選、應該話係會留低解決"問題"既人啦。」業主立案法團的陳先生用幾近哀求的語氣說。

「再咁下去,呢度既住客可能真係會搬走,所以拜託哂啦。」

被稱為法師、身穿著灰包道袍既中年男人蓄著烏黑的八字鬚,他小小的眼睛瞟了瞟一七一四室,再看了看身後帶著冷帽、大概二十歲既女生,「我盡力試試啦。」他說。

「咁我而家開門啦。」陳先生請保安開了鐵閘,「交俾你啦法師。」

法師和帶冷帽的女生點了點頭,便抬腳跨過門檻。

「阿妹!你唔好入去啊!好危險架!」保安連忙拉著那帶冷帽、嚼著香口膠、神情毫不驚慌的女生。

她笑了笑,拍了拍老保安拉著她那抖過不停的手,把手插進口袋:「唔使驚,我就係要見識下有幾危 險。」說完便隨著法師頭也不回的走進一七一四,順手「砰」的關上了門。

他們才剛踏進一七一四室門口的地墊,屋內便刮起一陣大風,吹起了法師凌亂的短髮和女生那壓在冷帽下的長長曲髮。

屋內的確非常可怕,儘管那些濺在牆上,流在地上的血跡已被盡力拭走,但還是留下腥紅色的印。屋內的傢俬全都被白布蓋上,顯得格外陰沉死寂,唯獨是大廳角落的拜神紅燈依然亮著,想是沒有人膽敢關掉它。

法師拿出一道黃符‧拋到空中‧拔出身後木劍來刺穿它‧口中唸唸有詞‧不一會‧那陣風便停下來了 。

「郁手啦。」女生把口中的香口膠丟進旁邊的垃圾桶。「咁快?先睇下佢講啲咩。」法師說。

「你鐘意啦。」女生不置可否的聳了聳肩。

陰冷的風再次驟然而襲,隨風飄來的是撒在大廳四個角落的溪錢。

法師心中一驚,口中又在開始唸唸有詞。

這些溪錢便開始圍著二人起舞打轉,法師眉頭一皺,伸手拍落,溪錢便全都掉在地上,消失了。

「俊仔……過來陪陪媽媽·好嗎?我好冷……爸爸怎麼了……為什麼要斬掉我的頭……阿強……他是我的老公……怎麼……可能?」一把女人的聲響起·輕輕柔柔的·卻像附骨之蛆般使人全身麻痺。

被努力拭乾淨的白色地磚,在磚縫之間突然滲出鮮血,一直流,一直流到二人腳邊,也有流到沙發上的白布角,鮮血便慢慢吞噬了白布,直至整張白布都被染紅,開始「嗒……嗒……嗒」的滴著血。

「看來呢三隻鬼既怨氣真係幾重。」法師皺著眉說。

「三隻?呢度有六隻!呢三隻算係小兒科啦掛?」女生冷笑著說。

「咩話?咩六隻?」法師吃了一驚、「阿牙、你唔好講笑啦。」

女生阿牙深吸了一口氣,站直身子。她面向著客廳,左手的食指中指並攏,左邊眼睛張開,雙指劃過 閉著的右眼,劃至鼻樑的時候,右眼睜開,左眼順著雙指劃過而閉起。在手指離開臉廳的時候,再次 閉起右眼而睜開左眼。

「我有講錯,另外三隻麻煩好多。」

「唔係嘛!」法師連忙唸出有聲的經文。

「仲up乜啊?捉鬼啦!」阿牙踏出了兩步。

「 嗖 」的一聲 · 天花憑空出現了一具上吊著屍體 · 冰冷灰白的一對腳掌來回撞著阿牙的後背 · 阿牙一轉身抬頭 · 便看見一對通紅的雙眼空洞的圓睜著 · 缺氧的面孔呈現著紫青色 · 伸出了長長的舌頭 · 紫青色的臉上塗滿了暗啡色 · 乾掉了的血跡塊 · 沒錯 · 這就是周先生因上吊而死的屍體 ·

「仲係度裝神弄鬼!」阿牙冷哼了一聲,伸手便拉著屍體的左腳,使勁一扯,一條左腿被她扯了下來 ,黑血四濺。

「啊!」天花傳來一聲男人的痛叫,整具屍體便憑空消失了。

「處理掉呢舊野,我去搞掂呢家人。」阿牙把灰黑的腿丟給法師,轉頭便衝向客廳的衣櫃。

衣櫃傳來一陣小孩的尖叫聲,阿牙右手打開衣櫃的門,左手雙指並攏,劃過鎖骨,然後張開了手。

眼前空空的,只有被白布蓋著的衣服。

「同我現身!」她喝道,一個小孩的身影竟然像霧霾般慢慢成形,尖叫聲越來越響。

阿牙伸手抓著小孩的衣領,提起了他的整個身軀。

「不要碰我兒子!」一把女人的聲音急促的響起·震耳欲聾·一具無頭的屍體出現在阿牙的右邊·斜 斜被切割的脖子仍然流著黑血。

可是,周太太的手一搭上阿牙的身體便「嗤」的一聲冒出煙來,半空中傳來驚叫,她的身子便急急的往後退了數步。

阿牙的左手拍在小孩子的身上,小孩子整個人便像霧一般被吸進她的掌心內。

「不要……!俊仔……俊仔……!我跟你拼命!」

半空中傳來淒厲的哭聲,一顆了無生氣的頭處便不知從何而來的飛到阿牙的旁邊,周太太那慘白的臉龐正正的面對著阿牙,她想也不想的咬在阿牙上舉著的右手。

但是,似乎咬人的更為痛楚,她的牙齒震動著,牙肉開始迸出黑血,「算吧啦……」阿牙嘆了一口氣 ,左手在周太太的頭顱拍了一下,她的頭、連同身軀一同像霧氣般被吸進掌心。

「我求你……我求你……唔好將佢地打到魂飛魄散……我好愛佢地……」突然,周先生斷了腿的身軀驀地現形在阿牙面前,跪倒在地的說。

阿牙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說:「佢地係因為你咸濕而冇左條命喎,你自食其果有咩好講?」

「阿牙,你講咩咸濕?你知道左啲咩?」法師訝異的問。

阿牙不語, 高舉左手, 一下便拍在周先生的頭顱上, 他連話也沒能多說半句, 便像霧氣一般被吸進了掌心。

「你究竟知道左啲咩?」法師著急的追問阿牙。

「呢間屋本身住左三個女人,全部都係係呢間屋裡面被人殺死同肢解,但係啲殘骸就散落係好多唔同 地方。」阿牙說。

「點解你會知?」法師問。

「因為我識上網·打鬼呢家野·梗係做下research先啦。當然·我都係黎到先知原來佢地既怨魂留左係呢間屋裡面。」阿牙說。

「咁你做咩話佢衰咸濕?」法師問。

「咁你唔該望實唔好眨眼啦。」阿牙笑說。

她轉過身來,往懷裡抽出三道紅繩和三块古錢幣,把繩子穿過錢幣,然後把它們都丟到半空。

「叮咚」數聲,錢幣散落在三個不同地方。「現身啦!」阿牙大聲道。

「啊!」一聲聲淒厲的尖叫聲響起,「滋滋」聲裡三陣混沌的霧霾慢慢成形。

「唔好再掙扎啦,俾我既錢幣打中,你地仲有力咩?」阿牙抱著手臂說。

果然,那三陣霧霾變了三個女人,但那三個身軀卻殘破不堪。最左邊那站在沙發旁的女人極度灰黑瘦削,枯槁似的臉龐伴著圓睜著的雙眼,喉中有道割開的,不斷在 流著血的傷口。

而中間那站在窗口前的女人滿臉都是像紫藤般突出來的筋絡,一雙充血的眼睛狠狠的瞪著阿牙。

最右邊,站在房門的女人的右眼有一個硬幣似的血洞,滿臉都是凝結了的血塊,尖叫道:「你個多管閒事既口靚妹,係咪想我殺左你!」

她張開了手臂,高速滑行著衝了過來。阿牙嚼著香口膠,一臉輕鬆的合攏雙手,然後憑空拉開眼前的空氣,就好像展開了一塊屏障似的。

那衝過來的女人「砰」一聲的衝在那隱形的屏障裡·「啊……啊……啊……啊……呃……」她整個身軀碎 裂成片·像塵屑般掉落在地。

「你對阿香做左啲咩?」最左邊的女人放聲尖叫說。

「好似你地啲咁既人,死左就要累死埋其他人,連咁細個既小朋友你地都唔放過,我唔打到你地灰飛煙滅我唔叫阿牙!」阿牙踏前一步喝道。

她重重的往地上一踏,地上馬上裂開一道發著光、圍著大廳的圓圈軌跡。

「又開結界?」法師張開了口的愕然道。

「我懶得逐個逐個打。」阿牙轉過頭來露齒微笑,然後咬破了右手尾指的指頭,把血滴在那道軌跡上

0

「你做左啲咩?我唔郁得啊!」剩下的兩個女人驚聲尖叫,雙眼圓睜著滿臉驚駭。

那滴血在軌跡上滾啊滾,滾到窗邊女人旁的時候,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後,整個人便僵直的佇立著了。

再滾到沙發旁的那女人之時,她也是深吸了一口氣後身體僵硬了。

阿牙的眼睛一直跟著血滴,到它終於滾回來的時候,她伸出手掌來,用掌心接走了那滴變成紫色的血。

法師一直睜大雙眼看著這一切,道:「唔知我仲要學幾耐先做得好似你咁流暢呢?」

阿牙笑說:「舅父仔,呢樣野講天份既,強求唔到既。」

她看著那滴紫血漸漸消失於掌內,便合上眼睛,一拍雙掌。

「啪」的一聲巨響·大廳內旋起一陣狂風·眼前那兩具僵直了的女屍應聲而裂成碎屑·在狂風中捲著 捲著消失殆盡。

阿牙復張開眼睛,吐出一口氣,把雙掌往下壓,那陣狂風便停下來了。

法師說:「你又係問都唔問就郁手,可能人地想幫自己辯護下呢。」

阿牙道:「開埋個法庭好唔好?呢三個女人就算係生前俾人害死·都唔應該係死後搵三個無辜既人報復。要報就報係殺人個個度·欺善怕惡算咩?」

法師道:「阿牙啊,所以我就叫你解釋清楚啲,佢地點樣害死周家?」

阿牙嘆了一口氣道:「喘喘係窗邊個女人用怨念凝聚既靈力將自己變成艷鬼色誘周生,抽走左佢大半 既元氣,企係房門個女人就趁呢個時候上左佢身殺左佢老婆同仔女然後自殺。」

法師恍然大悟的道:「原來係咁。不過,點解你又會知?今次冇得上網搵啦掛。」

阿牙輕笑道:「我收周太個靈魂個時佢話我知既。」

這時候,整個大廳已經還原成他們剛踏進來的樣子,溪錢、錢幣、結界都已經消失了,那拜神紅燈還是那樣的紅。

阿牙吐掉了香口膠,道:「走啦,下次都係買第二隻香口膠啦,呢隻好快冇味。」

法師道:「你鐘意啦。話說,周生個家人.....」

「放心啦,我有打散佢地,只係將佢地送左去怨藏姐。」阿牙頭也不回的推開了鐵閘,踏出了一七一 四室。

只見躲到遠遠的保安探出頭來,問道:「你師父搞掂啦?阿妹你冇事啊嘛?」

阿牙脫掉了冷帽,梳理好凌亂的曲髮,便把冷帽塞在法師的袋子裡,道:「搞掂啦。」

業主立案法團的陳先生大喜道:「我都話搵呢個法師得架啦!如果過幾日都係乜事都有既話,我地就會過數俾你,我想問呢幾日有有咩要注意?」

阿牙張口欲說:「方。」但法師卻捂住她的口說:「雖然係搞掂左一家人,但係你地最好趁未有人搬入黎,隔兩日就燒啲金銀衣紙俾佢地一家,始終都係慘死怨魂,如果唔係佢地落到去方錢用返黎搵你地啊,到時再搵我地又要俾多次錢就無謂啦。」

說罷,二人便踏步離開了這棟曾經冤鬼作祟的大樓。

# 第二章 起源

阿牙,二十一歲,全名赤牙,是個天生法力高強的陰陽師。她在美國修畢犯罪學,便回港繼承父親遺 業 -

捉鬼;同時她亦因為有著通靈和高超的推理能力,所以不論在美國或是香港,都幫助過警察偵破殺人 懸案。

赤家從祖先流傳下來,世世代代也是陰陽師,這古老的法力來到阿牙祖父赤通明和父親赤洛兩代依然 強勁,然而這隔代遺傳的能力本應由阿牙的哥哥赤琉去繼承,可是赤琉卻患有白化症,只繼承了一雙 陰陽眼。

本以為這能力要失傳了,誰知道阿牙在三歲時便展現了強勁的法力,打散了一個想要傷害她的邪靈。 (詳情請參閱遺願執行者)

這讓赤洛非常驚訝,通常陰陽師會在十五六歲才開始學習運用和強化能力,到了十八九歲才能真正與 鬼魂的靈力對抗,但阿牙在孩童的時候已經可以赤手空拳的把厲鬼打得魂飛魄散,絕對是青出於藍的 表現。

赤洛一方面因女兒繼承力量而興奮,令一方面卻害怕太早讓阿牙接觸到邪靈會使她有著不愉快的童年,所以還是讓她和普通陰陽師一樣,在十五歲的時候才打算教導她如何使用能力。

他當然就是等不及阿牙長大便遇上了意外,與妻子一同離世,丟下了剛成年的赤琉和十二歲的赤牙。

阿牙那因為仰慕姐夫而當上陰陽師的舅父·擔心他們兩個留在香港會被厲鬼侵擾·便把兄妹二人送去 了美國讀書。

至於阿牙是如何當上陰陽師,就要從她在美國發生的事說起了。

#9失格路西法28/11/16 02:00:16

美國洛杉磯 六年前

「阿牙·快點走吧!我們待會要去哪裡你不記得嗎?」一個紅髮的外國少女·拉著在班房內看書的阿 牙說·一雙褐色大眼睛眨下眨下,很是可愛。

「我才不要去。」阿牙搖頭說。

「你不打算陪我嗎?來啦,我們是朋友不是嗎?」紅髮少女說。

「花時間嚇自己很好玩嗎·Sarah?」阿牙嘆氣問。

「這很好玩啊!更何況,Justin 和 Nick也會去,有什麼好怕?」紅髮少女Sarah半哀求的跟阿牙說。

「既然有他們作伴,為什麼又要把我扯進來呢?」阿牙說。

「那個……如果你肯一起去的話,我就請你吃冬甩吧!」Sarah沒有回答她的問題,提出了另一個條件。

「那好吧。」阿牙笑說,居然爽快的答應了。

Sarah知道這一招一定奏效的,便得意的揚起了微笑。

阿牙咬著手上的焦糖冬甩,拿出鑰匙來打開家門。

「阿哥……係唔係度?我返黎啦,Sarah都跟埋黎食夜晚喎。」

## 「Hey Sarah!

我啱啱煮左肉丸意粉‧應該夠三個人食嘅‧」赤琉從他在客廳旁的工作室探出頭來跟她們打了個招呼 ‧一頭火紅色的頭髮與他白晢肌膚和微紅的眼睛虹膜很是相配。

「Hi Gordon! 阿牙,你哥哥又在說什麼了?我聽不懂。」Sarah笑著說。

「不用理會他。」阿牙笑著說。

「你們今晚要去W街街尾那間所謂的鬼屋嗎?」赤琉咬著肉丸說。

「那間屋真的是被咀咒過的!在1984年是有一家七口在入面居住的,但有一天有強盜闖進來殺掉了所有人,把屍體藏了在地下室然後逃走了。足足四年,也沒有人發現到他們的屍體,人們都以為他們倉卒搬家了。但四年來一直傳出尖叫聲,玻璃破裂聲,甚至屋內的燈也會無緣無故亮起又熄掉,鄰居請嘗試敲門看那家人是否在內,但從來也沒有人應門。」

「每個鬼故基本上都是一樣的不是嗎?」阿牙笑說。

「別打岔直到有一天,因為鬧鬼傳說太厲害了,吸引了五個靈探去探險,在他們打開地下室的時候簡直嚇壞了,五具白骨整齊的列在地上,後來他們當然是想要拔腿逃離大屋,但怪事就開始發生了。天花板的吊燈不停搖曳著,大廳上的燭台,碗碟飛來飛去,狠狠的擊昏了其中三個靈探。其中一個最高大的靈探比其餘兩個早了很多醒過來,但他醒來後雙眼變得混濁,第一時間做的不是逃跑,而是拿起擊中他的燭台狠狠打他兩個倒在地上的同伴。殺了他們後,他便開始追殺其餘的兩個靈探,其中一個僥倖從二樓窗戶跳了下來,摔斷了一只腳逃了去報警。另一個靈探就沒有那麼幸運,一番掙扎後,就被割開了喉嚨,而那殺了人的靈探,最後也在屋裡上吊自殺了。」Sarah說着說着臉色也蒼白了許多

「這是有上過電視的新聞嗎?」阿牙皺眉說。

「對,那生還的靈探道盡了一切,邊說邊大哭著。」Sarah說。

「這樣危險的地方你們也要去?」赤琉驚駭的說。

「他們之前請過牧師來驅鬼的‧現在應該不會有鬼了。Justin他們想要拍攝探險過程放上Youtube‧ 應該有不錯的點擊率吧!」Sarah說。

「他們拍片我們為什麼要跟著去?」阿牙納悶的說。

「那是Justin邀請我的,你知道.....」Sarah吃吃笑的說。

「好啦好啦,我沒興趣知道,別跟我說。」阿牙打斷她說。

「或許你試試跟別的女生一樣聽一聽我的心事好嗎?」Sarah無奈的看著阿牙說。

「罷了,要不你找Rose跟你去?還趕得及喔。」阿牙笑說。

「不要。」Sarah也笑說。

眼看著Sarah走進廁所,赤琉跟阿牙說:「你真係要入去?你知道自己會見到鬼架,唔驚咩?」

「算啦,呢啲鬼屋通常都唔會真係有鬼嘅,去到咪知。」阿牙聳聳肩說。

「你自己小心啲啊。使唔使我一齊去?」赤琉問。

「唔使啦。」阿牙揮揮手說。

阿牙和Sarah坐了一會巴士,到了W街的站下了車。

才下了車,就看到Justin和Nick在站旁等我們,身邊還有另一個不認識的男生。

Justin身材高大,金髮藍眼,讓人感覺就是一個陽光男孩,也怪不得Sarah會喜歡上他。

Nick是個黑人,跟Justin差不多高,是學校的籃球隊隊長,很受女生歡迎;而站在他身邊的男生比較矮,黑髮碧眼,一臉不屑的並沒有主動打招呼。

「阿牙果然來了!」Justin開心的說。「這是Peter,他可是天生能夠看到那樣東西的!」

「那樣東西嗎?」阿牙冷笑說。

「真的嗎?」Sarah一臉又是驚訝又是欽佩的說。

「信不信由你。」Peter冷冷的說。

「我們走吧!阿牙,你今天怎麼會肯來?」Nick笑著說。

「她說要請我吃冬甩我便過來了。」阿牙說,拉了拉牛仔外套。

大約走了十多分鐘·Peter便停下來了。「這間屋就是了嗎?」Sarah看著眼前一間淺啡色外牆的單層小屋·有點畏懼的問道。

Justin拿出了手提攝錄機,「要開始拍了嗎?」「不是這一間,不過,從這裏看,你能看到在遠處的目的地。」

果然,他們從小屋和屋旁大樹的罅隙裏,看見遠處近著山腳有一間大屋,驟眼看上去有三層。但因為 日久失修,而且無人入住,藤蔓都慢慢纏繞著屋子周邊,外牆的牆灰也剝落得很嚴重。

「我不是要嚇你們,但從這個位置開始,我已經感受到那間屋有著一種不正常,讓我感到很寒冷的氛圍。」Peter凝視著那大屋說。

「真的嗎?Peter,說多點!」Justin

興奮的舉起攝錄機向著Peter,「好可怕!」Sarah打了個冷顫說。

「其實我只能微微感應到他們那種幽暗傷感的氣氛……」「哦。」阿牙冷漠的沒有理會Peter一臉凝重的在說話,轉過身來便向大屋走。

「我們最大膽的朋友看起來真的一點也不怕!走吧!」Justin連忙跟著阿牙走。

「我不是大膽,而是我明天早上還有訓練呢。」阿牙向追上來的Sarah說。

「我們逛一圈就可以走了,保證不會超過一時半離開!」Nick拍拍胸口說。

很快,他們便來到了大屋前。「就是這種氣氛!我的感覺真的越來越強烈!」Peter激動的說。

「明明咩感覺都feel唔到。」阿牙心裡笑道。

一馬當先的Nick輕輕拔起了圍欄那快要壞掉的鎖·推開圍欄那道門的時候·它發出了巨大「咿—— 呀——」的聲音·在靜悄悄的寂夜裏·這下聲音可真的劃破了眾人的耳膜。

他們穿過了圍欄,踏進花園那長及大腿的雜草,一步一步,提心吊膽的接近屋子的大門。

忽然,一陣強烈的衝擊感像霧霾般包圍著阿牙的心臟,本來的她一副輕鬆的樣子,但此刻卻驀地皺起了眉頭。

「係我錯覺?點解真係好似有鬼係附近,但我又見唔到? 方可能架,我日日都見到鬼,有乜可能而家 淨係有感覺但又見唔到? 而且,個感覺點解會咁強烈?唔通呢間屋真係有厲鬼?」阿牙心想。

「我好害怕……」Sarah伸出手來握著阿牙,阿牙只覺她的手寒冷得異常。

「你是不是也害怕了起來?心臟跳動得很厲害啊......」Sarah小聲說。

阿牙搖了搖頭,伸了手出來想要感受自己的心跳,誰知道她的手一靠近胸前,那衝擊感居然離奇的停了下來。

有啦啦停左?」阿牙心下微微詫異。

「我要推開門了,這道門沒有鎖。」Nick強作鎮定的說,右手顫動著放在門上。

「推吧!鏡頭等著呢!」Justin催他說,Nick呼了一口氣,勉強的笑說:「我未有心理準備。呵呵,好了,現在我要推了。」

但他還是未便逕自敢推開門。

阿牙沒有等Nick,拉著Sarah便跨到了門前推開大門,才剛打開門,一陣殘舊腐爛的味道便湧了出來。

「我們最好一起走,不要分散。」Peter說。

其餘的人都點了點頭。

靠著Justin

和阿牙自己帶的手電筒那微弱的燈光,他們大概看到大屋內是怎樣的被塵埃和蜘蛛網覆蓋著。

怎麼說這間大屋也是死過許多人的,即使到了現在沒有出現什麼靈異現象,但總是有一種陰寒的感覺 讓人由頭到腳都很不舒服。

「我的感覺很強烈,我認為這屋子有著五個陰魂不散的靈體,而且若我們再不走,我害怕他們真的會發怒。」Peter盯著上樓樓梯旁那角落深處,不自然的抑壓著話裡的恐懼感。

但此刻的阿牙雖然滿腔疑惑,但卻再也沒有感受到剛才經過花園時那些強烈的衝擊。「唔通係我錯覺?啱啱唔係真係有鬼?」她心道。

她雙眼掃視著四週,感到跟她背靠著背的Sarah和Nick都不自禁害怕得打著冷戰。「不用害怕,這裡好像純粹只是一間死過人的大屋。」阿牙說。

「那也足夠令人害怕了吧!」Sarah小聲的說。

「阿牙說得對啊!我們不如上去樓上看看?」Justin雖然害怕,但為了影片的精彩度,他還是同樣的 興致勃勃。

「你瘋了嗎?我們……」「格格」兩聲忽然從樓上深處響起,伴隨著的是「鈴鈴東東」一些奇怪的兒童音樂!

「啊!!!!!!!!!」」除了阿牙,其餘四人都放聲尖叫起來。

阿牙的確非常訝異,因為她到這時候才看見一個半透明的小孩靈體站在上層,神情緊張的看著他們。

這外國小孩棕色頭髮,眼睛大大的清澈而明亮,絕對不是未完成遺願的靈體。阿牙也絲毫不覺他有任何惡意,心想:「但啱啱係純粹貪玩,想玩下以前既玩具,定係想嚇走我地?」 阿牙忽然感到身後一陣微風,「砰!!」身後的門在沒有人靠近的情況下,大力的拉開了!

「啊!!!!!!!!!」四人再次絕望的大叫,Sarah緊緊抱著阿牙的腰,Nick 拉著阿牙的手,抱著Peter,Justin也管不了他的手提攝錄機,抱頭跪在地上。

阿牙轉過頭來,只見眼睛餘角有一個小小的白色靈體急速閃過,躲進了第二間房,隱約看得出是一個 小女孩。

她把目光移回那樓上的小孩,只見靈體的眼光落了在她身上,口中說了數句話。可是隔得太遠,阿牙只能看見他的口中在郁動。

她從Sarah那緊得像金剛箍的手掙脫開來,把手放在放在Peter的肩上,問:「你老實答我,你是否真的能夠看見靈體,還是在吹牛?別再跟我說什麼狗屁感覺!」

「我.....我不......」Peter臉如土色,嘴唇在發抖。

雖然說這兩個小孩的鬼魂一點惡意也沒有,但一陣不安感還是不斷的在阿牙心裡蔓延著。

「聽著,不要害怕,只是兩個小孩在惡作劇罷了。要是他們有惡意,一早讓傢俬飛起打死我們了。N

ick·Justin·給我好好看著Sarah·慢慢站起來離開這間屋·我上去看一看是怎麼一回事。」說罷阿牙便飛身跑上了樓梯。

「我們快點走吧!」Peter深呼了一口氣,催促著其餘三個人。

「我才不要把阿牙留在這裡!」Sarah顫抖著說,「不要管她了!難得鬼屋的門打開了,不走還待何時?」Peter急喊。

阿牙跑到了上層,只見那小孩怔怔的看著自己,張口重覆著一句話:「快點走!」

「為什麼?」

# 「因為他很恐怖!」

「誰?」

猛烈的衝擊感又再度襲來,在阿牙注意到的時候,已經慢了

「砰!!!!」就在Peter丟下了其他人衝向大門時,大門被狠狠關上了!

# 第三章 我是陰陽師

阿牙一轉身,心中一驚,「如果呢個男仔係想嚇走我地,而個女仔打開度門自然就係想我地快啲走。但係今次度門閂左......唔通係個小朋友口中話好恐怖個個?」她心想。

阿牙心中驚慌,她記得當年父親曾經說過,普通陰陽眼是看不到靈力高的鬼魂,所以就算現在有鬼魂 把東西扔向她,她也很難避開。

果然,大廳內的一瓶玻璃突然移動了起來,飛向Nick的頭部。他卻毫不察覺,還是害怕得跪在地上 。

「Nick!」Sarah尖叫。

阿牙左腳一蹬梯級,跳了起來一個迴旋踢,「哐瑯」一聲,把玻璃瓶踢爆了。

「身手不錯嘛!」屋內響起一把嘶啞低沉的男聲,「就是這聲音!」Sarah小聲說,小小的身軀顫抖著。

阿牙落在Justin旁邊,低聲道:「你們快點站起來,Nick不是有拿棒球棍嗎?你保護Justin,我看著Sarah,我們慢慢移向門口。」

「我把棒球棍讓給你吧,你是女生!」Nick從背包抽出棍子遞給她,阿牙搖了搖頭,扶起了害怕得 跪在地上的Sarah。

在他們繃緊了精神擔心哪裡有東西飛過來的時候,Peter忽然狠狠的把頭撞向大門,「砰」的一聲暈倒了。

「其中一個最高大的靈探比其餘兩個早了很多醒過來,但他醒來後雙眼變得混濁,第一時間做的不是 逃跑,而是拿起擊中他的燭台狠狠打他兩個倒在地上的同伴。」Sarah說的故事忽然在阿牙腦海響起 ,「大鑊……」她皺眉道。

過了幾秒·Peter重新站了起來。鮮血在他蒼白的臉劃下數道軌跡·本來碧綠色的雙眼蒙上了一層白霧·他展開了一個詭異的獰笑·慢慢的走向他們。

這已經不是Peter了,而是一個陌生的它。

它跑了起來,衝向阿牙想要把她撲倒,幸好她及時拉著Sarah側身避開。但「Peter」並沒有放棄,轉過身來揮拳狠狠打向阿牙,她情急之下只好揮手格開,趁機退了數步,可是已感到腕骨疼痛欲裂。

Nick重重一棍打了在Peter的背上,它馬上轉過頭來,怒目瞪著Nick。「啊……!!!」它大聲嚎叫,撲向Nick身上。

Nick可沒有阿牙那麼敏捷,那一下衝力已把他撞在地上。Justin拾起了棒球棍揮向Peter,它卻一手

擋着棍子,一手抓著Justin的衣領,狠狠的把他丟向身後。

「轟隆」Justin跌在阿牙身旁的木枱上,枱面上厚厚的灰塵揚起了,直撲到阿牙的眼前。那些灰塵嗆得阿牙雙眼通紅,她不由得伸手抹過雙眼撥走灰塵。

Peter沒再理會Justin·把頭轉向Nick·一拳一拳的揍向他的頭。開始那數拳Nick還算擋得住·但打到第七八拳·他已經痛得大叫。

在阿牙再次睜眼的時候,她居然看見了一個血紅色的靈體附在Peter的身上!那靈體是一個矮壯的男人,他的額頭上有個很大的血洞,正在獰笑著控制Peter的四肢。

而阿牙看著自己的雙手,想起以往哥哥和舅父在說著她把鬼打得魂飛魄散的故事,吸了一口氣握緊拳頭衝向Peter。

她拾起了地上的棒球棍,狠狠的揮向Peter的臉,在Peter往後仰伸手想要出來擋的時候急速轉向,棍端往下的抵住了他的喉嚨。

阿牙趁他那數秒不能動彈之際,一手按向那靈體的額頭血洞。

### 「滋滋」聲響起,Peter

突然放聲痛嚎了起來,他的聲音從嘶啞低沉變得響亮,眼睛也一點點回復原色。阿牙大吃一驚,不禁 訝異原來自己的手的確有這能力。

但她還是深知道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那血紅色的靈體還存活在這空間內。當她抬頭看尋找著那靈體的蹤跡時,「小心啊!」她聽到一個小孩在她的耳邊尖叫。

她本能的往抓了抓空氣,卻感到無比陰寒,像是有一球冰塊在半空中炸裂了的極為灼手。

阿牙連忙縮了縮手,往後退了數步。

「嗯啊」她回頭一看,只見Nick被Peter打得鼻青臉腫,意識微微模糊的撐了起來。

但此刻阿牙卻發現那血紅色的靈體從大廳的另一面往Nick的身軀飄去,她心知道Nick此刻意志薄弱,很容易會被上身,當下便什麼也顧不上的飛身過去把他撲倒。

她轉過身來,只見一雙如銅鈴般圓睜著的眼睛在瞪著自己,瞳孔的確是圈著白霧,但白霧旁的全都是 一根根暴烈的紅筋。

「婊子!我要殺掉你!」那靈體眼見不能附身於Nick身上,憤怒的怒吼了起來。

只見枱面上的酒杯突然上升,急速的往阿牙頭上頭上飛去。

阿牙矮身避過,在地上打了個滾拿起了棒球棍。在煙灰缸飛過來的時候,她精準的用棍擊碎了它。

但飛過來的東西絡繹不絕,力道亦是極為猛烈,阿牙擊得再準也會有累的一刻,還是給一個燈罩打中了右腰。

這一下疼痛徹骨,她不禁氣憤的大叫:「這不公平吧!」

那靈體獰笑著,以阿牙趕不過來的速度附在一直害怕的靠在樓梯口的Sarah身上!

「你先打死我,你就不會死了啊!」Sarah突然用一種非常陌生的邪惡笑容開心的說,一步一步的走向在碎木中輾轉反側的Justin。

「我不會放過你!」阿牙緊咬着牙,忍著痛的慢慢伸直了腰。

Sarah卻沒有再理會他,那雙完全不是她的雙眼發著光,伸出手來叉著Justin的脖子。

「Justin!」阿牙顧不上疼痛,衝了過去攔腰撞向Sarah,撞得她跌倒在地上。

看著Sarah那可怖的雙眼,阿牙不禁湧起一種想要拿起棍子敲暈她的衝動。「打啊!打啊!打死我啊!」Sarah這時卻在阿牙舉起了棍子的時候嬌笑著說。

阿牙一怔,想著這棍子傷害的可是Sarah的身體,不由得硬生生的住了手。

「我早說你下不了手!」靈體大笑著說罷,狠狠的一拳打在阿牙的右頰上。

這一拳只打得她金星亂冒,顴骨好像裂了一般。本來阿牙若在騎著敵人時被打了一拳,她採取的還擊自然是一肘架向他的脖子,再補上有腹上的重重一擊,封鎖敵人的進攻。

但面對著的臉龐是自己兩年來的好友,阿牙真的是無法下手。

「砰」一聲,靈體再一次趁阿牙猶豫的時候重重一擊打在她的胃上。

「咳!」阿牙疼得往後仰,靈體在提起棍子來想要打她的時候,及時的往右滾了滾。

但它卻趁她喘息之際,撲了上來叉住了阿牙的脖子慢慢收窄。

阿牙直覺眼前發黑,她的手想要撥開Sarah的手臂,卻漸漸無力。

「阿牙!阿牙!!」遠方Justin和Nick的聲音越來越遠,她只覺得腦袋很是暈眩,就連掙扎的力道也 發不了

「我不准你再傷害人!」一把稚嫩的小女孩聲音柔柔響起,在阿牙眼前突然出現一個白影,是剛才大開大門想他們離開的小女孩!

那小女孩用盡力量往Sarah的手腕一推,居然能夠推得動Sarah的手腕!阿牙在迷糊中本能地趁著這空檔往後退,猛地吸了一大口氣,那感覺就像是每一顆乾癟的細胞被注滿了水一般舒暢。

「你居然敢反抗?我已經殺了你一次,還不怕我嗎?」附在Sarah身上的靈體離開了,再次出現在阿牙面前,這次是清清晰晰的一個男人形體,而不是發著紅光的半透明體。

他一下子把小女孩推在地上,「小女孩!」阿牙驚喊。

「我很討厭你!你不能再殺人!你用刀刺死了我們!然後上次爸爸和媽媽想要阻止你殺那些人的時候 ,你把他們吞了,我不准你再殺人!」那小女孩一把抓著那男人的小腿,阻止著他靠近阿牙。

「你只是個小孩!我放過你已經很好了,你們這些虛弱的廢物只能聽我的說話做事,想反抗**?**有能力嗎**?**去死吧!」他提起了右足,狠狠的把小女孩的身體摔在地上!

「哇」的一聲,小女孩吐出了一口鮮血。

阿牙逐漸回復清醒,看到眼前的一幕不禁憤怒的大喊道:「停下來!不要傷害她,她只是個小孩!」

「姐姐·你們快點走……如果可以見到弟弟·求你也帶他走……」小女孩大大的藍眼睛看著阿牙·眼框盈滿了淚水·滿臉都是哀求的神色。

「你在求她?她剛才還差點被我殺死!」那男人獰笑說,一腳一腳的連續踏在小女孩的胸骨上。「哇」的一聲,她吐出來的鮮血更為大口,小手也漸漸鬆了,閉上了雙眼。

阿牙看得血脈賁張·一股熱血猶如力量一般注滿了雙手·咬著牙大喊:「我說!別傷害她!你聽到嗎!」

她左足一蹬,像装上了彈簧一般跳了起來衝向那男人,左拳重重的斜擊在男人的頸上,然而這下居然 能夠像碰到實物一般碰到靈體!

他痛苦的大叫一聲,陰冷的脖子被灼熱的拳頭劈到,冒出了煙來。阿牙並沒有放手,緊緊抓著男人的 雙肩,膝頭一下一下大力的撞向他的胸口。

然而他每一處被阿牙碰到的地方都不停冒著煙,皮膚開始慢慢龜裂著,「啊……啊!啊……啊!停下… …來!」他開始哀號了起來。

「我剛才叫你放過她的時候你有聽到嗎?你!有!聽!到!嗎?」阿牙的雙眼通紅,停下了膝撞,一 拳打向那男人的臉頰。

「格勒格勒」聲響,他跪倒了在地上,皮膚下的骨頭也開始碎裂著。

「你剛才說些什麼來著?啊?」阿牙揪起了他的領口,直直的盯著他那渾濁的雙眼。「我反過來問你,你這廢物想反抗嗎?有能力嗎?只懂欺負被你弱小的人嗎?」

「不要……我求你……停手吧……我很痛苦……求求你……」那男人剛才被阿牙打中的右臉頰基本上已經 慢慢碎裂得殘破不堪,臉上盡是絕望哀求的神色。

「她在求你放過家人的時候你有答應過嗎?不論在生或是死後,你都沒有放過他們,那我為什麼要放 過你!」阿牙咬著牙,一字一句的喝道,右手提起,重重一掌打在那男人額頭的傷口。

「嗤……」一陣濃霧籠罩著那男人和阿牙·「啊……咯……啊」那男人已經再沒法發出任何聲音·他從額頭開始裂成了碎片·很快地·他整個矮壯的身軀便化成了一堆灰燼。

阿牙環視四周,Justin·Nick·Sarah都已經失去意識昏睡在地,而Peter好像早已在阿牙打鬥之時已經偷偷離開了大屋。

她連忙跑去抱起那小女孩,她知道當靈魂還未開始碎裂,或是還未被吸走的話,怎麼也不會破損的。 幸運的是那男人並沒有下定決心打碎她的靈魂,也可能覺得吸走她的靈魂不能幫忙增強靈力,所以並 沒有損害到她靈魂的核心。

「小男孩·你快點下來看看你的姊姊!」阿牙抬頭從樓梯看上去·只見那個小男孩淚流滿面的站在上 層樓梯口。

他跑了下來,緊緊的抱住了姊姊大哭。「放心,她很快便會醒過來了,以後再也不會有鬼來欺負你們。」阿牙微笑著撫了撫兩個小靈體的頭髮,便走過去查看三人的情況。

Justin的後腰有著一大片瘀青,後腦也撞到長了一個大包。Nick的鼻、臉、嘴角也流著血;而Sarah雖沒受傷,卻在醒過來後抱著阿牙不斷道歉,因為她說她被附身的時候是清醒,而自己卻只能白白看著四肢不受控制的差點殺掉阿牙。

四人攙扶著對方走出了鬼屋,其中只有阿牙膽敢轉過頭再回頭看一眼,用微笑跟已經站起來的兩姊弟道別。

而阿牙也發現到,在自己打散了那男人的靈魂的那一刻,她知道了整件事情的經過:那男人確實是謀殺了他們一家五口的強盜,他把整間大屋的所有財產掃了一空,把整家人的屍體丟到地下室後,歡天喜地的想要離開大屋。

可是這時剛好有四個鄰居走了過來敲大門,於是他就待鄰居離開後,從後門離開了。

在摸黑跑了半公里後,他被一台沒有開大車燈,載著滿車喝醉了的黑幫、在高速行駛的車子撞死了, 而他辛辛苦苦謀劃許久的財產也全被那些人拿走。

「咁都算係報應掛?」阿牙在坐巴士回家的路程上想著。

她重新看了看雙手,「原來......我真係一個陰陽師!」

# 第四章 Charlie Charlie

「那你最後怎麼跟你媽媽解釋阿牙!」Sarah看見阿牙走進班房,便高興的打了個招呼。

阿牙除下了聽筒,微笑著打了個招呼。「還好吧?你們看起來傷得很厲害。」

「你沒事嘛?我們昏迷前的畫面就是你對著空氣大喊,整個大廳就好像有一陣熱氣炸裂一般,之後我們就失去了意識。」Justin凝視著阿牙說。

「你的脖子沒事吧?我很想去幫你,但」Nick的臉貼著一塊塊小紗布,著急的想要探看阿牙的脖子。

「別傻了,你被Peter打得臉都腫了,還怎麼幫我?」阿牙笑道。

「我還以為我們沒命出去那間大屋了!到底最後那隻鬼是如何消失的,怎麼會放過我們?」Sarah奇怪的說。

阿牙猶豫了許久到底應否告訴他們自己打散了那男人的靈魂,正在想該如何告訴他們時,Justin說:「也許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要殺掉我們,只不過是想嚇得我們以後不再回去而已。」

Sarah說:「也許吧,那可真幸運。」

到了上歷史課的時候,坐在阿牙前面的Justin回個過頭來小聲說:「其實星期六晚那攝錄機一直沒有關機,一直錄,錄到我們離開我還未關機。我其實聽到了許多毛骨悚然的聲音,告訴我,是你打走了那惡鬼嗎?錄影機的畫面映著的是你不停的在揍空氣,但聽到的,卻是一個男人痛苦的哀嚎。」

阿牙微微笑了,道:「我是到了昨天才發覺自己有這樣的能力,而我一直都是一個有著陰陽眼的人。」 」

Justin驚訝的問:「陰陽眼是什麼鬼?」

阿牙說:「那是廣東話,是在說我的眼睛能夠看到鬼魂。」

「太神奇了,這居然是真的!你怎麼不早說?」Justin又驚又喜的說。

「這有什麼好吹嘘的呢?你倒是給我好好上課‧免得最後到了考試又要一直煩著要我教你‧」阿牙沒 好氣的說‧

「別管這些不重要的事了!你可是有超能力的人!我們可以去不同的鬼屋探險,然後拍下來放上You tube!」Justin的眼睛開始發亮。

「別傻了。你明知道我不是那種會利用死人來變得有名的人吧?」阿牙看著Justin說。

「好好好,我們可以不拍,但至少我們可以繼續去其他鬼屋探險吧?」Justin說。

「Markson!」老師大喊著Justin的姓,「你以往會把頭轉過來上課,但還是拿不到一個小C,難道

你認為把頭轉去後面會比較好一點嗎?」

這讓阿牙終於有一整課的思考空間。她也糾結了很久,到底自己應該像父親一樣當陰陽師,還是像一個正常學生努力讀書,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雖然兩者沒什麼衝突,但畢竟陰陽師這行業存在太多未知因素,這次還差點賠上了性命。

放學後,阿牙因為腰間受傷了,所以沒有參與連續兩天的空手道集訓。她只是怔忡不定的走了回家。

在她踏進家門的時候,赤琉剛好坐在客廳,說:「返黎啦?舅父話要同你Skype喎。」

「你同佢講左?」「咁大件事梗係要講啦,等我仲以為真係只係都市傳說黎,點知真係會咁大鑊?你 有咩事我真係會後悔到死!」赤琉用半責罵的態度說。

「嘟嘟」的聲音響起,舅父的樣子出現在電腦屏幕前。

「舅父」「阿牙!你想死啊?」眼前的三十多歳男人一看到阿牙便著急的斥責說。

「你明知個度死過咁多人,你仲要去招惹啲鬼?」舅父皺著眉頭說。

「咁我不嬲都冇見過厲鬼啊嘛·見親都係冇遺願既靈魂我咪以為鬼係唔會有咁大影響啊嘛。」阿牙聳 聳肩笑道。

「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你兩個都同我認真聽住:我送你地兩個去美國並唔係只係因為怕你地俾鬼 騷擾咁簡單,你地阿爸阿媽既死根本就唔係意外!」舅父的臉色極為凝重。

阿牙和赤琉大吃一驚,說:「你唔係講笑啊嘛?佢地唔係出車禍?」

「係車禍,但係係人為既車禍,唔係講緊整爛引擎個種,而係影響姐夫既視線,令佢將架車揸左落山 。」舅父皺著眉頭說。

「有咩可能!」阿牙又驚又怒的說。

「但既死一定係因為有人操控怨靈影響姐夫既視線,而且操控者既法力一定比姐夫強大。我地一直都 搵唔到邊個係幕後黑手,但姐夫曾經返過黎同我講,叫我唔好再搵,亦都唔可以話俾你地知,廢事我 地惹上麻煩,就叫我將你地兩個送去美國。」舅父沉重的說。

阿牙只覺得全身驚怒得在發抖,她這才知道原來知道父母被殺死的感覺是這樣複雜,比起記憶中知道父母出車禍離世的痛苦更加強烈。

半晌沒有人作聲,阿牙凝視著空氣不發一言。過了良久,赤琉才說:「咁點解而家你又同我地講?」

「我覺得你地有權知道呢件事。而阿牙,你由細個個個時開始我地已經知道你既法力。就算你唔去搵 麻煩,麻煩都會去搵你。」

「我一定要將呢個人搵出黎。」阿牙看回屏幕,眼睛仿佛穿透了舅父的眼睛。

「唉我就係清楚你呢個愛恨分明既性格,我先猶疑左咁耐同唔同你講好。」舅父嘆氣道。

「你講得俾我聽,都應該預咗我會不顧一切。」阿牙看了看哥哥,眼裡燃燒著恨意。

赤琉摟住阿牙的肩膀,道:「件事隔咗咁耐,我哋可能真係冇辦法搵到個兇手,更何況阿爸警告過我 地唔好再掂呢件事,我地」

「爸爸擔心我地有事當然會咁講,我地會唔會做又係另一件事。我同你睇呢件事既角度唔一樣,消化 呢件事既方法亦都唔一樣。」阿牙低下頭來。

「我十二月會飛過黎探你地·唔該係呢幾個月裡面·阿牙你唔好輕舉妄動·好唔好**?**」舅父嘆了一口氣說。

阿牙不置可否的聳了聳眉頭。

「阿牙**?**我同你講唔係想你報仇,而係你有權知,更重要既係我想警告你接觸靈界係幾咁危險!總之 ,有咩都等我過左黎先算。」舅父加強了語氣。

「咁你點解要繼續做陰陽師?」阿牙反問。

「我唔同我學過好多方法」

「舅父,我知架啦,我會自己判斷。」阿牙打斷了他的說話。

關掉Skype後,阿牙雙眼通紅,一直咬著的上唇出了血。

「傻妹。」赤琉皺眉看著眼前一臉倔強的妹妹,伸出手來撫了撫她的頭。

「阿哥,你唔會嬲咩?爸爸媽媽」阿牙強忍著眼淚,凝視著漆黑的電腦屏幕說。

「唔好諗啦好唔好?」赤琉鼻頭一酸的道。

阿牙沒有回答。

### 一個月後

「你們知道為什麼Danny幾天都沒有上學嗎?」Nick剛跑進班房,就滿臉神秘的問阿牙、Sarah。

「Danny? Danny Harris?」Sarah問。

「對。」

「他跟人打架進醫院了嗎?」Sarah問。

「才不是!他跟另一間高中的女生玩Charlie Charlie 結果出事了!」Nick興奮的說。

阿牙揚了揚眉,但還是看著書本沒有抬頭。

「出什麼事?遇鬼了嗎?」Sarah問。

「出事的是Danny·他好像被邪靈附體一樣不停的在吐白沫·還不停的揍地板和牆壁‧還跟那女生說要把她的房子燒掉!」Nick越說越是起勁。

「那他現在怎麼了?」Sarah問。

「Danny有個年紀大點的朋友找了牧師來幫他驅鬼,他的確是沒有再發瘋,但卻好像變了另一個人似的憂鬱地坐在床上,整天一動不動的坐在宿舍裡發呆。」

「那籃球隊宿舍嗎?」「他再這樣子,我怕他真的會被籃球隊開除啊。」

「那女生沒事?只有Danny有事嗎?」阿牙問。

「對啊·我們也很奇怪。她好像在第二天有回來上課·好像沒發生過事似的。」這時候Justin走了過來搭嘴。

「這麼奇怪嗎?」阿牙皺著眉問。

「沒錯,所以我們就懷疑那女生是不是故意練了什麼邪術想要害Danny,你知道嘛,Danny這麼花心」Justin說。

「先別下判斷,這件事有許多可能性的。」阿牙說。

「其實呢我跟你們提這件事就是就是因為Danny的室友Tom不敢回房間,因為他說每次嘗試想跟Danny說話,就會看到一雙不屬於Danny的眼睛而呢他呢就」Justin笑著欲言又止。

「他知道了我們進了W街鬼屋所以想我們看看Danny發生了什麼事吧?而你‧不用問‧自然是答應他了?」阿牙沒好氣的說。

「阿牙,你怎麼這樣聰明的呢?」Justin笑著說。

「欸,你不要再把阿牙和Sarah拉去這種危險地方好不好?」Nick說。

「就是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嘛,沒什麼大不了啊。」Justin又是一副躍躍欲試的樣子。

「我害怕再次被附身,這次殺死阿牙的話怎麼辦?」Sarah遲疑著說。

「那去看看發生什麼事吧,我也想知道緣由。」阿牙突然微笑著說,闔上了書本伸了個懶腰。

Sarah驚訝的轉過頭來看阿牙,問道:「哈囉!你是阿牙嗎?」

Nick把阿牙、Justin、Sarah帶進了籃球隊的宿舍。

「這裡就是Danny的房間嗎?」Justin拿起了攝錄機拍著Nick的臉,他點了點頭。

「Danny在裡面?」阿牙問。

「對啊,這是Tom給我的門匙,Tom不太敢回房間,他說他今早嘗試跟Danny談話的時候被他狠狠的揍了一拳。」Nick正要把房卡插進去的時候,門內突然響起一陣暴怒的狂吼。

「砰砰」連續數下,聽著好像是Danny不斷在鎚打牆壁一般。

「開門吧!」阿牙說。

「你確定嗎?他在發怒啊!」Sarah一臉驚嚇的說。

「Tom跟他待了三天也沒有事‧這靈魂看來並不真的想要殺人‧要不就是靈力不高‧不能完全控制Danny‧開門吧‧」阿牙說‧

「好吧。」Nick深吸了一口氣,把房卡插了進去,「咔嚓」一聲,他把門推開了。

才剛打開門,便看見Danny猙獰的睜大了雙眼瞪著一行四人。

「他的臉!」Sarah指著他的臉尖叫起來,只見縱橫交錯的有幾道指甲抓出來的血痕。

阿牙心底微微驚慌,因為她並沒有像上次一般看到附在Peter身上的邪靈,只是看到Danny的雙眼一 片混濁。

「滾出去!」Danny憤怒的大吼道。

「Danny,我是Nick,你的隊友,你不認得嗎?」Nick嘗試讓他冷靜下來。

「給我他媽的滾出去!」Danny似乎怒氣更盛,向著阿牙衝過去。

「阿牙!」Justin驚叫。

阿牙倒也不怕,微微側身,看準時機拉著他的手,狠狠的把他過肩摔在地上。

「噢!」Danny痛哼了一聲,「替我跟Danny說聲對不起啊。」阿牙跟Nick笑說。

她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抱著一試的心態擦過了雙眼。

果然在在睜眼的一刻,阿牙看見一個巨大的靈體潛藏在Danny的體內!

與其說巨大,不如說這靈體是兩個靈魂的合併體。

她看見一個血紅色、在喘息著的惡靈,還有一個藍色、一臉憂鬱的靈體,兩個男性靈體身上就像被縫了交叉線一般密不可分。

那血紅色的白人鬼魂眉目間全是怒氣,卻臉色蒼白的像沒什麼力氣;相反那藍色靈體雖然緊皺眉頭,身上發著的藍光卻甚為耀眼。

阿牙驚訝的後退了兩步,「怎麼了,他昏倒了嗎?」Justin問。

「點可能會有咁樣既靈體?」阿牙的腦筋飛快的轉動,想著不同的可能性。

Danny搖搖欲墜的站了起來,後退了坐在床沿,「你們快點走吧,我又發怒的話會很恐怖」他低著頭說。

「Danny?你冷靜下來了嗎?」Nick大是驚喜。

「我不是Danny,真正的他沉睡了,你們是他的朋友吧?我只能告訴你,他玩Charlie Charlie的時候把Charlie惹怒了。」「Danny」悲傷的說道。

「你在跟他們說什麼!」「Danny」的眼睛忽然充了血起來,大聲的喝道:「你這叛徒!」

阿牙只見Danny身上那血紅色的靈體光線忽爾非常灼眼,而那藍色的靈體卻馬上黯淡了。

「Charlie,你是個有著雙重人格的靈魂,對吧?」阿牙突然靈光一閃,驚喜的說。

「阿牙,你在跟誰說話?誰是Charlie?」Sarah愕然問道。

Justin伸手示意她別說話,凝視著阿牙跟Danny說話。

「我不是叛徒·Charlie·我只是不想害人而已。是的·霸佔Danny的靈魂有著雙重人格·本來的我從十三歲開始就得跟這暴怒的傢伙分享身體。」那紅色靈體在說話後就氣呼喘喘的·藍色靈體就開了口。

「那Danny呢?Danny還安全嗎?」阿牙問。

「媽的!怎麼又給你這廢物搶了說話!」那暴怒人格罵道。

「告訴我,你們把Danny怎麼樣了?」阿牙走近一步說。

「他?那是他自己招來的後果,發生甚麼也怪不得人吧?」「Danny」獰笑著說。

Nick等人也聽得到此話,不禁驚叫起來。

阿牙驚道:「你不是搶走了他的靈魂核心吧?」她心裡的確很是不安,因為她根本看不見Danny的靈魂。

「我還真的希望能夠這麼快就做到!只是我還需要」他往自己的胸口看過去。

「如果我能夠打傷他,你能奪回身體主導嗎?」阿牙突然問道。

「你說什麼?」「Danny」又驚又怒的吼道。

阿牙不答,搶了上去一下拍在Danny的頭上,亦即是那紅色靈體的頭上。

「啊!發生甚麼事?」「Danny」長聲慘呼,阿牙只見有著紅色靈體的男人一臉痛苦,猙獰的臉孔瘋狂扭曲著,紅色光茫越來越弱。

# 第五章 雙重人格

「阿牙,你怎麼?」Sarah看著Danny難受的樣子,驚恐的問道。

「我待會再跟你解釋。」阿牙全神貫注的看著Danny說。

只見藍色靈體慢慢的、一點點的吞噬著紅色的光芒。

阿牙揚了揚眉,後退了數步,背脊抵住了衣櫃。

「感謝你,我忍了他很久,直到今天,我才有機會與他永遠訣別。」那藍色靈體說。

「你也叫Charlie嗎?」阿牙問。

「我才是本來的Charlie,我出生在一個很混亂的家庭,在小時候親生爸爸就丟下了我和經常飲醉酒的媽媽。十歲的時候我有了個繼父,十二歲的時候繼父和他的朋友趁我睡著了的時候強姦了我,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另一個人格就出現了。當年那十三歲的小Charlie學懂了反抗,還會懂得用刀子殺掉那些欺負他的人。」「Danny」低著頭說。

「包括親生媽媽嗎?」阿牙凝視著他說。

「這暴戾的Charlie沒能控制自己,誰叫那所謂的親生媽媽只是一個在旁喝著酒竊笑的婊子?」「Danny」的眼神很是複雜,混濁的表面像是翻滾著暗湧。

阿牙的眉宇間帶著些許無奈和憐憫·走上前把手放在「Danny」的肩上。

「謝謝你」「Danny」說。

突然,阿牙狠狠的咬破了左手指頭,一下子把血按在Danny的額頭上!

「你為什麼!」

「把身體讓給Danny,不然我不會讓你好過的。」阿牙平靜的說。

「我會把身體還給你們的,你不需要這樣對我吧?求你停手,好嗎?」剩下來的藍色Charlie哀嚎道。

「不然你告訴我Danny在哪裡?」阿牙看著他的眼睛說。

「阿牙·聽起來這人格好像是無辜的?」Justin不禁問。

「Danny的靈魂被另一個Charlie抑壓在身體深處」

「別再把所有罪推到另一個Charlie上了。第二個人格本來就是從第一人格衍出出來,來補足第一人格的缺憾;換言之,你因為懦弱做不到的事,就會在潛意識裡逼使第二人格去做,所以基本上所有事也是你主謀去做的!從你把另一個人格靈魂吞噬掉的時候,我就知道是你想要霸佔Danny的身體,

而第二人格,只不過是個輔助角色。」阿牙道。

Danny的樣子從滿臉憂鬱變得大是驚怒,大喝一聲,重重的推開了阿牙。

「砰」的一聲,阿牙被推飛,撞破了衣櫃。

「阿牙!」Nick、Sarah、Justin同聲尖叫。

「你說得對,的確是我,從頭到尾也是每當我想做什麼,這第二人格也會幫我完成。就算我死了,我永遠也只會是操控的那個!」Charlie站了起來,全身佈滿紅光。

Charlie大聲長笑,一拳揮向阿牙。

阿牙側身避開,借著他揮拳的勁力撞向Charlie的腰間,趁著他失去平衡時,把肘揮向他的喉頭。

阿牙本來是不知所措的按著Charlie的,此時突然靈機一動,想起跟哥哥的對話。

「你講完我唔練既話,我都係會唔識架,快啲講啦!」阿牙笑著說。

「我真係唔想有一日你甩皮甩骨咁叫我執屍!以後邊個幫我做家務?」赤琉沒好氣的說。

「你再唔講就真係唔會有人幫你做家務架啦。更何況,你教曉左我,我咪唔會死囉。」阿牙撥一撥手 說。

「唉好啦·我都知你講極都唔聽·不過我信你會有分數既我十幾歲個時·曾經纏住阿爸同我講佢捉鬼 既故事·同埋佢捉鬼既方法。係雖然我天生冇呢種天份·但係我都係會好奇呢啲靈異野。」赤琉說。

「咁點解阿爸從來冇同我講過?」阿牙皺眉說。

「但係認住係你十五歲之後先開始接觸靈界,但覺得咁樣對你黎講先係最好,當然,但係等唔切啦。 但曾經同我講過要阻止一隻鬼郁,係當你見到佢實體既時候,而佢想衝黎,你就係半空用兩隻手拉開 一塊屏障」

「等等等等你講咩話?」

「係啊你冇聽錯,係真係咁樣拉出黎。」赤琉雙拳作出分開的手勢。

「即係我地唔使用保鮮紙都可以擋住著鬼?」

「係架・你地勁過周星馳架・」

「好,你繼續講。」

「老豆仲有提過,如果有人俾鬼上身,有兩個方法解決。第一,你咬爆自己既手指,將個滴血抹係個

人既額頭上面,因為你既血液天生就係用黎辟邪,而額頭中心係佢地靈魂核心既位置,所以對付普通 邪靈通常都會work。但係如果佢有反應,但又未趕到出黎,就要試第二種」

「等等等等」「唔準再打斷我!」赤琉笑著喝道。

「哦・」阿牙合上了嘴巴・

「第二種方法,你咪成日見啲鬼片話咩用筷子夾鬼上身既人既中指既,呢個就係陰陽師同法師既最大分別。你係要用你中指二指夾住佢既中指,因為法師係靠開過光既紅筷子做法器,而你十隻手指就係你最強既驅鬼武器」

「Nick、Justin! 過來幫忙按住他的四肢!」阿牙看著Charlie邊大咳跌倒在地,大叫道。

Nick和Justin本來忙著發呆看他們打鬥,一聽號令馬上慌了手腳的衝上來幫忙。

Nick 撲了過去按住了Charlie的雙腿, Justin則奮力按住他的頸項和右臂。

阿牙單膝制著Charlie的左臂,但縱然三人都廢盡力氣,Charlie還是不停的抖動著。

阿牙用手臂作刀,看準位置狠狠的劈在Charlie前臂的手三里穴道上,「你幹了什麼?婊子!」Charlie的前臂一陣酸麻,一時沒有勁力繼續掙扎。

阿牙抓起了Charlie的手掌,大力的用中指食指挾著他的中指。

「你有幹什麼?」Justin滿頭大汗之餘還是很有好奇心的問阿牙道。

「我在揪出這傢伙的鬼魂!」阿牙滿臉通紅的大喊著,話裡帶著一股狠勁。

哥哥的話言猶在耳,果然,才剛夾著Charlie的中指,他就開始長聲痛嚎著。

阿牙大叫一聲,出盡力把夾著的手指扳向Charlie的額頭。

隨著阿牙夾著的時間越長,他越是酸軟無力。「嗤」一聲,她輕易的把Charlie的中指按向他額頭那有血的標記。

「啊啊啊」Danny仰頭大叫,眼睛由混濁逐漸變得澄徹。

只見從Danny頭上冒出了一個龐大、血紅色的靈體·的確是兩個Charlie的混合體。他的臉容痛苦的扭曲著,頭往上仰,發出一種像是電台訊號故障時那些「吱吱喳喳」的怪異尖叫。

阿牙順手一抹那血跡,本著一試的心態,併著的雙拳分開,憑空拉出一道屏障,一蹬躍上床上,從頂落下用屏障蓋過那顯體的頭部。

Charlie果然像被一張隱形保鮮紙捂住了臉孔一般,突出了整個猙獰的輪廓。「滋滋」數聲,Charlie的整個靈體開始像冰冷的血肉碰上灼熱的鐵罩一般瞬間黏得緊緊的,慢慢開始崩潰溶解。

「啊我的臉我的身體!」他的哀嚎聲慢慢微弱。「啪」的一聲·Danny不省人事的躺在床上‧整個

房間回復平靜。

阿牙舒了一口氣,躍回地上。望一望其餘三人,只見他們都以一種奇異、驚呆的眼神看著她。

「阿牙,你施了什麼法術?」Justin問。

「阿牙你怎麼能發生什麼事?」Sarah驚魂未定的問。

「這是我家族遺傳下來的古老力量,我天生就是一個捉鬼的人。」阿牙從背包拿出一瓶水,一古腦兒 灌了幾大口清水下肚,才慢慢的說。

「為什麼你從來沒有跟我說過?」Sarah問。

「老實說,我實在害怕嚇著你們,畢竟一個能看見鬼魂的人也不是好事吧?」阿牙說。

「阿牙」Nick才剛開始說話,「發生了什麼事?天啊!我睡了多久?」Danny便在他的床上大叫道。

「你睡了整整一年啊!」Nick沒好氣的轉過頭去大叫道。

「以後,可不要再玩什麼探靈板、什麼筆仙了,它們能召喚出來的東西可不是你能應付得了的。」阿牙看著Danny說。

「當然了!天啊,我全身骨頭像裂了一般!」Danny大叫。

他們離開籃球宿舍的時候天已經全黑了,「要吃街尾那間中東烤肉嗎?」Nick問。

「我昨天才吃過,那中國菜好嗎?」Justin說。

「拜託,要吃中國菜我不會自己弄嗎?」阿牙笑說。

「那披薩?」Sarah說。

「好啦」Nick和Justin說,只有阿牙轉過頭看了身後街道一眼。

她突然感覺到在街道某處有人有凝視著她,她也能肯定這感覺不是鬼魂,而是一個人在看著自己。

但阿牙卻沒有看見任何人。

「係流浪漢?」阿牙心想,但既然那個人並沒有跟著他們走,也就沒放上心。

的確,在她身後的街上的確有一個人從暗處看著她,那雙有著異色瞳孔的雙眼在黑暗中閃閃發亮。

# 第六章 連環命案 I

「認真的·如果我要拍一個社會實驗·我會請你做演員的啦。」Justin和Sara並肩在微微昏黃的街道上走著。

「那會是怎樣的社會實驗?」Sara問。

「我還未想好,想到當然會跟你們說了。噢,你確定不用我送你回家嗎?現在都凌晨一點了。」Just in微微歉疚的說。

「喔·沒關係·你快點回去吧·你才是那個肚子疼的傢伙呢!我家離這裡只有三個街口的距離·很快便到了。」Sara笑著說。

Justin不安的道了別,便衝回附近的家,離開前還再三叮囑Sara到家時要給他撥個電話。

Sara雖然口中說沒關係,但心裡還是毛毛的有點害怕,畢竟往家的那條路沒有什麼街燈。

她加快了腳步,眼前空無一人,只有街旁那些茂盛的樹。

這氛圍寂靜得讓她只聽見自己的呼吸聲和急促的腳步聲,雖然她曾聽過阿牙說自己沒有陰陽眼,除非故意接觸靈界,否則一生都不會碰到鬼。

但她還是覺得陣陣涼氣在侵襲心臟。

「還有一個街口就到了。」Sara安慰自己說,加快了腳步。

在她走近一棵樹的旁邊,忽爾感到自己好像踏了在一灘有點黏膩的液體上。 她有點兒奇怪,更是不安的加快了腳步。 不一刻,Sara又覺得好像有什麼從樹上滴了下來,停在手背上。她大是驚恐,不由自主的小聲喊了 一下,瘋狂的奔到家門口打開了門衝進去。 「呯」的一聲,她大力的關上了門,氣喘呼呼的蹲了下來。 Sara回過氣來,不經意的看了看手背,「啊!」她發出一聲震耳欲聾的尖叫。 她手上居然有一灘暗紅色的血! 就在下一秒,「砰砰砰砰砰!」,她身旁的門另一端響起了急促的敲門聲!

「喂」阿牙睡眼惺忪的拿起了經已響了四次的電話,那是Sara。「不我說哈囉」她說回英文。

「阿牙!!!!!!!!!」「電話另一端的尖叫聲幾乎震穿了她的耳膜。

「救我啊阿牙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啊!」Sara哭叫說著語無倫次。

「天啊!怎麽了?」阿牙不由得醒了過來。

「冷靜下來!告訴我發牛什麼事!」

「你怎麼不接電話」「現在是凌晨一點多!我怎麼」

「我很害怕,有人在門外不停敲門,我剛才剛才我的手有血!我」Sara哭著,依然是語無倫次。

差不多有五分鐘,阿牙才明白發生什麼事。

「你給我看一看門孔,是什麼人?」「是是一個警察,我該開門嗎?」「一個警察?不是兩個?」

「對,一個。」「千萬不要開門。」

「為什麼?」「你沒看電影嗎?警察是兩個人一起行動的!再者·凌晨一時怎麼會有警察來敲你的門?」

「我不」

「你家裡沒有人嗎?」阿牙問。「爸媽跟弟弟都去了旅行,我該怎麼辦!」

「鎖好家中每一道門窗然後報警,讓警察處理這件事。現在馬上去做,做完打給我好嗎?」阿牙說。

「好吧,但你要」「我會聽電話的。」

第二天清晨,阿牙在走往Sara家的途中,發現她家附近的整條街道圍起了封條,還有許多警探在問附近鄉居詳情。

「喂?哥?」「你而家係Sara隔離?」

「係啊, 但成晚冇訓過, 到而家先訓得著。」

「咁你最好唔好開新聞俾佢睇啦,佢手上個滴血的確係人血,而且係一隻掛住係樹上面既斷手滴落黎 既血。」

「唔係嘛!佢以後都唔敢行返屋企架啪喎!」阿牙輕聲說。

「個殺人犯將兩隻斷手分別掛左係兩棵樹度,係街尾既大垃圾箱就搵到一個無手無頭既軀殼。真係估 唔到到左而家仲會有咁變態既人啊。」

「變態既人幾時都有架啦。」阿牙嘆道。

Sara得悉事情後嚇得哭了大半天,可是到了第二天的新聞播出後,血液DNA檢測結果卻更令人毛骨悚然:掛在樹上的兩隻手根本不是屬於同一人,更不是屬於垃圾埇裡那無頭屍體的!

警探們一直逼著Sara回想當晚那穿著警察制服,不停敲門的人有著怎麼樣的特徵,可是她就是想不起來,只記得他是個白人,身材高瘦。

阿牙清楚知道那人很大機會就是伺候在街道旁的兇手,倘若Sara當時開了門,她很有可能會變成另一具無手無頭的屍體。

然而一天沒有找到兇手·Sara的人身危險還就依然存在。阿牙曾無數次在樹下、垃圾桶來回踱步·盼望能夠遇見死者的靈魂·找出些許蛛絲馬跡·但就是連有靈體的感覺也沒有。

因為Sara的家人還有兩個星期才會回來,她也不願掃家人的興,沒有把事情告訴父母,為了安全,阿牙讓Sara暫時搬了過來。

事情到了第四天晚上,「阿牙!」Sara忽然在半夜驚醒,哭著尖叫。

「怎麼了?」在自己房間看著歷年連環殺手資料的阿牙跑到了客房打開了燈,問道。

「我夢到了一個大概十五、六歲的女孩跟我說她很害怕!她還帶我去了一間陰暗的房間,裡面站著一個男人,但我只看見他的背影然後我就醒過來了阿牙,我我是被邪靈附體了嗎?我好害怕!」

「沒有,如果你被邪靈附體的話,你大概不會問我這問題了。也許只是你太害怕了,腦海裡幻想了許多電影情節罷了。」阿牙安慰她說。

話雖如此,但阿牙還覺得有機會是那被殺戮的受害者用著微弱的靈力來報夢給Sara看自己被殺的過程,畢竟她沾過死者的血,也許是唯一一人能夠幫自己捉拿兇手。

果然,翌日的新聞公佈了三個受害者的身份。三個均是十多歲的女高中生,分別在四個月前、三個月前和一個月前失蹤了。

雖然她們同樣是居住在洛杉磯,但卻來自不同地區,而且相距甚遠,生活習慣、樣貌、身型、性格也 迴然不同,所以警方初步推斷死者只是隨機挑選高中生來殺害。

然而跟據Sara的說法,其中一個棕髮綠眼的女生就是她夢裡求救的那個人。

阿牙看著眼前的電腦屏幕,棕髮女生的facebook都充滿著許多祝願安息的留言,她一直滾下去,有高中同學的留言、有教會朋友的留言、有打電子遊戲網友的留言、有運動社團的留言,相信她生前的確是有許多許多朋友。

她看著受害者本來那開朗的笑容,心中一陣惻然。

「阿牙我又夢見那女生了,是真的嗎?真的有鬼魂在報夢給我嗎?」Sara一臉疲倦的走過來說。

「你詳細點告訴我你看見的景象,每一個細節也要說清楚。」

「唉我真的不太想回想起她一直身處在一間密室,房間的燈光很紅,她好像不停的在叫喊,但我已經忘掉她在喊些什麼了。我只覺得有一種非常壓迫、非常絕望的感覺縈迴在腦海裡,久久也散不走。」 她沉思著說。

「這說得通。假設你的夢是真的,她是失蹤最久的人,應該就是兇手把她禁錮某個密室裡。如果那些 燈光不是幻想,而是真實的環境,那該就是兇手家中的地下室吧?」阿牙邊說邊把想到的東西寫在一直在整理資料的紙上。

「這些交給警察吧‧阿牙我只想睡得好好的‧不想作惡夢‧不想再夢見她了‧你有辦法幫我嗎?」S ara哭喪著臉說。

「我沒有辦法,你是那個碰到血的人,她可能只能找你。我很想跟她的靈魂交談,但我卻連她的存在 也感覺不到。要不,你吃一顆安眠藥才睡**?**」阿牙嘆了一口氣說。

Sara迷惘的點了點頭。

凌晨四時,一個二十多歲的女人正從酒吧下班,她匆匆的走過漆黑的街道。

她已經慣了回家的路,即使再黑也習以為常了。但當她走到離家不遠的郡立美術館旁,她完全失控的 尖叫了起來。

「啊!!」一聲驚聲尖叫劃破清晨的長空。

她看見一個沒有了一隻手的女屍側躺在高高的裝置藝術上,一道道黑血沿著燈管流了下來,在地上形成一朵朵詭異的黑色燈花。

但不像那在垃圾桶的軀殼,這女屍的頭顱還好好的躺在兩個燈罩中間。

# 第七章 連環命案 Ⅱ

「兇手到底是怎麼把屍體放上去的?」阿牙驚愕的說。

「噢,阿牙,你可以不要再管這案子了嗎?你還嫌剛才的數學課不夠麻煩嗎?」Sara說。

「不,我不可以。我沒有辦法把它踢出我的腦子。」阿牙說。

「自從吃了那一顆安眠藥後,我再也沒有夢到那女生了,我現在才發覺睡眠是這樣的值得期待!」Sara興奮的轉過頭,去找Justin說話。

放學後,阿牙獨自走到那發現女屍的地點,這裝置藝術仍然被封條圍著,大概是警察仍需要搜查和採 集證據。

阿牙舉起並攏著的中指和二指,抹過雙眼,全神貫注的看著那些燈柱。

「至少俾我見到到底佢係點樣俾人殺死**?**」阿牙還是期望自己的能力會有一點幫助,但還是什麼也看不見。

她嘆了一口氣,正要離開的時候,她的雙眼突然蒙上了一層白霧,雙腳釘緊了在地上。

阿牙突然覺得自己全身異常冰冷,雙手雙腳也像凍僵了的一般難以移動。她全身的血脈都能夠反抗這 酷寒的來襲,但她卻下定決心要抑壓著自己的能力,讓這突如其來的靈魂繼續在自己腦海運作。

那寒冷徹骨的感覺一瞬即逝,取以代之是強烈的飢餓感。阿牙眼中所見的是自己身處在一個紅色的小密室內,心裡突然充滿著絕望、恐懼、悲傷和後悔。腦海所記得的是那金髮女孩Ashley,在她面前被割開了喉嚨。她很清楚很快自己會成為下一個,因為那個帶出著小丑面具的人已經有兩天沒有把食物強行塞進她的口中。而在Ashley死前,甚至之前那棕髮女孩Kelly死前,同樣是三天沒有人餵食後,在第四天的早上七時被處死了。

「很感謝你,我的櫻桃。」一把聲音突然從耳邊響起,眼前是帶著面具的男人,他托高了自己的下巴。

然後她感覺到咽喉間被身後一只冰冷的手撫過, 肩膊被那隻冰冷的前臂壓著, 然後下一秒, 耀眼的銀光一閃, 她被一把冰冷的小刀割開了喉嚨, 那撕裂的痛楚剖開了的不只是她的喉嚨, 還有她唯一剩下的生存意識。

這彷如真實的疼痛讓阿牙馬上回過神來,雖然她能夠分得清現實和剛才那些不屬於她的回憶,但那些 感覺卻實在過於真實,就好像她剛被殺掉現在又活過來一般。

「你還好嗎?」有人拍了拍阿牙的肩膀。

阿牙第一反應當然嚇了一跳,縮開了肩膀轉過身來。

眼前是一個金髮的少年,身材高瘦,輪廓分明的臉孔異常蒼白,但最讓人注意的卻是他一雙有著不同 顏色的眼睛。他的左眼是藍色,右眼卻是琥珀色的。

「我是Karl,你是?」「嘿,對不起,我在想事情,你可以叫我阿牙。」

阿牙雖然有點錯愕,但還是和Karl握了手。

「這樣說好像有點不禮貌‧但我之前已經見過你了。」「什麼?」「那天你不是幫那打籃球的人驅走在附在他身上的邪靈嗎?其實我那天也在附近。」Karl說。

「我這樣說也有點不禮貌,但你是不是那天晚上在宿舍附近的街道看著我們的人?」阿牙微笑著說。

「噢,被你識穿了。Danny不是跟一個女生在玩Charlie Charlie嗎?我是那女生的哥哥。」

「所以那時候你是想來幫Danny的嗎?」

「不,我不能。我並不像你一樣有著這控制靈魂的強大力量,但也勉強算是一個靈魂召喚者。我知道,這名詞聽著會好像什麼靈媒一樣白痴,但請相信我,我沒有幫其他人召喚過靈魂,也沒有用它來賺錢。」他看著阿牙道。

- 「『控制』這詞語好像有點奇怪,我不會控制任何靈魂。只是如果它是邪惡的,而且傷害到我的朋友
- · 我會用我的能力粉碎它。但我相信你沒有騙我 · 我在香港的家族的確有祖先是擁有靈魂召喚的天賦
- 。可是我從沒與他碰過面,也不太清楚那是什麼樣的能力。」阿牙說。

「我那天只是想試一試把Charlie的靈魂從Danny體內召喚出來,讓他回復清醒。但幸好你比我早一步解決掉了,因為即使我能把邪靈召喚出來,我也沒法處理它,反倒會害到我自己。」Karl搔了搔頭說。

「所以說你能夠直接把附在其他人身上的邪靈召喚出來嗎**?**這很厲害!我倒要花很多功夫才做得到。 」阿牙說。

「對於這案子,你有什麼想法嗎?」Karl指了指那些燈柱問。

「我還沒有。」阿牙撒了個謊,儘管她剛才經歷了一場有著第一身、4D觀感的血腥電影,她還不太喜歡把這些資訊告訴剛認識的人。「如果有靈體在附近,我通常會第一時間感受到,但來回走過數個棄屍地點,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是這樣嗎?」Karl微微失望的說。

「其實你不能運用能力激請死者和你說話嗎?如果是這樣的話,案子基本上就破了!」阿牙問。

「我的能力有極限的,我必須要和死者有一定的聯繫,例如我曾見過生前的他、或是死後的它、又或是像Danny的情況一樣,靈魂就在面前,我才能強制召喚它們出來。問題是,我不能和死後的靈魂溝通,我聽不見它們,不能跟它們說話。所以那天在Danny告訴我你是如何驅魔後,我馬上便想到如果跟你合作,我們能有很大機會破案。」Karl說。

「如果我真的感覺到什麼,我會通知你的。」阿牙點頭說。

「這是我的電話,很高興認識你,阿牙。」Karl說。

「我也是。再見!」阿牙揮了揮手,離開了裝置藝術區。

阿牙和赤琉來到機場,「舅父!」阿牙又驚又喜的大叫,在機場出現的不只是舅父,還有一條黑色的 大狗興高采烈的撲向兄妹二人!

「洛仔!你知唔知我有幾掛住你**?**洛仔!」阿牙眼泛淚光的蹲了下來抱著毛茸茸的大狗,來回撫著他 黑亮的毛。赤琉也高興的蹲下來摸著小狗的頭頂,牠看起來一臉滿足,尾巴高聳著不停擺動。

「Surprise!當係提早左嘅聖誕禮物啦。」舅父臉帶微笑,拍了拍二人的肩頭。

「舅父‧我地家族係咪曾經有人係靈魂召喚師?」吃飯的時候‧阿牙讓洛仔的頭靠在她的大腿上‧邊 餵牠吃牛扒邊問舅父。

「喔,你話你爺爺嘅嘅叔公赤穆?」「我點會知佢叫咩名,係掛。」阿牙笑著說。

「係啊,你阿爸曾經講過古代問米好好賺,話其實如果赤穆做陰陽師少生意既話可以兼職靈媒喎。」 舅父笑說。

「問米?唔係話靈魂召喚師同靈魂溝通唔到既咩?」阿牙皺著眉問。

「邊個講架‧溝通唔到咁召喚黎有咩用啊?」舅父笑說。「不過‧其實呢個能力都幾危險‧古代既時候‧你地祖先曾經同靈魂召喚師有對立既關係;因為有呢種天賦既人一係就會做陰陽師捉鬼‧一係就 係操控靈魂牟利‧就好似泰國既古曼童、降頭、煉屍油等等嘅邪術。」

「嗯。」阿牙若有所思的點了點頭。

「咪住先,你唔係又諗住掂呢範野啊嘛?」舅父皺眉頭說。

「唔係只係之前遇到個人話自己係靈魂召喚者,我有啲好奇姐。」阿牙把雞腿放進口中,含糊不清的 說。

「聽你阿哥講你個衰妹又自把自為去捉鬼啦喎,你啊」舅父說到一半,「叩叩叩」聲響起,阿牙站起來走去打開門。

「阿牙!你聽說了嗎?這次她們發現了那棕髮女生的屍體,同樣是沒了一只手和頭!」Sara一進了門便大叫道。

「這消息聽了還真讓我們胃口大開啊。」阿牙嘆道。

「噢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家還有客人。」「他是我舅父Stephen·和我的狗狗。」阿牙介紹說。

「所以,屍體是在哪裡發現?」赤琉問。

「一個在排水道漂流的藍桶子裡·聽說桶子密閉了·入面沒有進水·只有她那沒有頭·而且腐爛中的屍體。天啊·我夢見過她·卻又知道她被這樣虐待·真的讓我很傷心。」Sara臉色蒼白的說。

「別想了,這跟你沒關係。」阿牙安慰她說。

「不!有關係的,我昨晚才夢見過她那無頭的軀殼被一個帶面具的男人放進藍桶子裡,我還聽到一陣 陣瘋狂的尖笑聲,嚇得我馬上醒了過來。」Sara的樣子像要哭出來一般。

「算了,就算你能夢見這畫面又能怎樣呢?你又幫不了她。」赤琉說。

阿牙重新滑著Kelly和Ashley的facebook,腦海重複著同一個問題:為何其中一個受害者的頭會被留下,另外兩個就會被割掉?他們兩個有何共通點,他們和最後被殺的女孩有何不同?

到底兇手是隨機殺人還是有緣由的?

她滑著滑著,已滑到她們生前所發的帖文,Ashley和普通女生一般,她會自拍,和一大群女生穿上漂亮的裙子攬著肩膀,不時放大朋友的醜照開玩笑,會做很多心理測驗、星座、YouTube 片段、也會放標記十多個朋友的文章。

Kelly的Facebook充滿著朋友的祝福·但她並沒有像Ashley那般活躍·她很喜歡看電影、文學、繪畫·常常分享電影預告、影評、不同作家的短句、心理測驗、為最深友誼寫的文章和自己的畫作。

如果要說·Kelly和Ashley可算是非常不同的女生。阿牙靠後嘆了口氣·心想:「由佢啦,我又可以查到啲咩呢,交俾警察處理算啦。」

但她還是不甘心,爬了起來搜尋了第三個女生Renee的Facebook。她也是個活躍的人,Facebook 牆上全都是和球隊隊友的合照、玩著足球花式的短片、到不同國家旅遊的照片、星座運程等等女生愛玩的測驗。但要說,她與其他兩個女生並沒有什麼巨大的分別,樣子也與其餘二人差不多,都是清秀可愛的女生。

滑著滑著,阿牙總覺得有數個字在快速滑過的時候很是眼熟,但又說不上來是在什麼帖子裏看到。

「你還在看嗎?都十二時了欸,這女生的靈魂屬性是永夜的星塵,而我是大地紅砂。你的屬性是什麼?」Sara打著呵欠走進來說。

「你說什麼?」阿牙像被敲醒了一般問。

「靈魂屬性啊。」Sara說。

### <sup>「</sup>Stardust in Eternal

Night!這就是了!這詞我看到三次了!」阿牙恍然大悟,重新打開其餘二人的Facebook,的確看到了同一個帖子,就是他們三人的測試結果也是同一靈魂屬性。

屬於同一靈魂屬性,那又怎麼樣呢?即使找到共同點,也不代表什麼,更不可能會是製作這靈魂測試的人同時殺了她們三人。

阿牙嘆了口氣·嘗試對比三人在這帖子裡的留言者·Ashley有三個人留言;另外兩個只有數個讚好者。

#### 「等等Ted

Rahmer這人的名字同時也在三個女生的讚好名單內啊!」阿牙突然雙眼發亮,按進了Ted的Facebook內。

她轉過頭來, Sara不在身後, 整間房間剩下她一個。

「先唔講Ted呢個字,Rahmer呢個姓好熟我係邊度聽過睇過呢?」阿牙皺著眉回想。

他Facebook的頭像是一個非常帥氣的年輕人,黑髮褐眼,身材高大,站在一幅舊牆壁前微笑。但阿牙總有一種他笑得非常勉強的感覺,眼睛內帶有深深的恐懼。

Ted的專頁內什麼也沒有,只有那靈魂測試,按進去朋友一欄,他卻設為不准朋友以外的人觀看。

「睇黎我要搵出原因,只可以係試下做份測試。」阿牙點進了測試的頁面。

就在她按下去的一剎,之前那嚴寒得有如粗針徹骨的感覺忽爾襲來,好像有一陣從地獄來的冷風要把 她全身血脈結成寒冰,這下的感覺比上一次的更為真實、也更為強烈。

阿牙雖感驚訝,也明白死者是嘗試附身於她,但卻沒料到她的怨念是這樣的洶湧,洶湧得使她需要用 更大的意念去控制自己的能力不去反抗。

你最喜歡哪個季節?

阿牙不由自主的選擇了秋天。

你是屬於哪一種人?

A.熱情而喜愛自由 B.感情內斂而洶湧

C.冷酷而深思熟慮 D.隨便、什麼也沒所謂

阿牙的手按向了B。

你認為應該怎樣度過你的人生?

A.耗盡每一分秒活出理想 B.平平淡淡、幸福就好

C.追求刺激感、挑戰極限 D.沒所謂、過得一天是一天

C。

請選出你認為最重要的東西。

A.健康 B.財富 C.權力 D. 快樂 E. 自由

E۰

若果要用一種動物形容你,會是什麼?

A.狗 B.貓 C.馬 D.牛 E.大鷹 F.豹 G.獅子

В

如果你能擁有一種超能力,會是什麼?

A.透視眼 B.讀心術 C.飛行術 D.長生不死

C

如果你不幸早死,你會想被埋葬在哪裏?

A. 燒成骨灰灑向大地 B. 處於華麗的棺木深埋土中 C.在絢爛奪目的藝術品上受人注目 D.被家人好好保護的骨灰龕內 C。 你的測試已完成,請等待測試結果 阿牙在整個過程也是處於清醒狀態,在等待結果的過程中,那附身的靈魂居然提起了她的手,拿起了 原子筆,不停的在木枱上書寫: <sup>r</sup> He Fake He Fake He Fake He Fake Message message message ashleynola93715 J 在寫下這一連串的字後,阿牙便清晰知道是第二個被殺的女生Ashley附了她身,然後離開了自己的 身體。 她馬上便看回木枱上的字,推敲著到底是有著什麼意思。 He fake 應該是指 他是假的,而「他」應該是指Ted Rehmer吧? Message和下面的一串英文字和數字又是什麼意思? 是指電話訊息嗎?還是facebook message呢?若果是Facebook message的話,那下面的字母和數字就肯定是密碼了!

阿牙重新看回屏幕,測試結果顯示:你的靈魂屬性是永夜的星塵。

你的內心充滿著複雜洶湧的感情,即使表面上或許熱情、或許內斂,你對所有人、包括自己的情感也是非常熾熱的。你不渴望登上極位,不渴望金錢多得滿溢的奢華生活,卻渴望像星塵般在穹蒼中滑翔,形成交錯的長長軌道。你很多愁善感,靈魂慣了在月光下靜靜成長,你的思想狂野,像星塵般散落在許多角落,在灼眼的陽光線下會被吞噬,然而在永夜中你就能夠永遠像鑽石般發出迷人的柔和光芒。

看完這段文字,阿牙嘆了口氣,在Google 裡搜尋了Ted

Rahmer這名字,卻什麼也沒有發現。可是當她只輸入Rahmer這姓氏,就知道為什麼自己會覺得這名字如此熟悉了。

# 她曾經在前幾天搜尋歷年連環殺人犯的時候找到Jeffrey

Dahmer的名字,然而他在云云殺人犯中,可算是最惡名昭彰的一個。Jeffrey在小時候已經展現了殘暴的一面,他最大的興趣就是肢解小動物的屍體。他是一個強烈的種族歧視者,在他殺人的名單中沒有一個白人,只有墨西哥人、黑人和拉丁美洲人。他喜愛殺害被害者、強姦其屍體、肢解、進食殘骸和收集屍體某部份弄成標本。

### 雖然有機會Dahmer和Ted

Rahmer是沒有關係的,但阿牙還是比較傾向相信這人特意把第一個英文字母D改成了R,「或者佢自己個姓氏係R字頭?」她是這樣推敲的。

至於Ted,她也終於想起這名字也在同一個名單中出現過。Ted

Bundy·堪稱是連環殺人犯裏最英俊瀟灑的一位。最有名的殺戮開場白就是「Hi, I am Ted!」他在1974年的時候殺害了第一個15歲女學生·在強姦了該名女學生後·她先被扼死·然後割開了喉嚨。他後來犯下的案件越來越多·透過不斷強姦和殺人獲得更多的性滿足。

什麼人會把兩個殺人犯的姓和名合在一起作為自己的名字?

阿牙從Ashley的個人資料中找到了她的Email,登入了她的帳戶。

「哇。」她足足有五百多個未閱讀的facebook訊息,阿牙按了進去,搜尋了Ted

Rahmer的名字,還真的見到了他們的對話。

Ted:嗨,感謝你接受了我的好友請求。

Ashley:嘿

Ted:希望我沒有嚇著你,但當我看到你的靈魂屬性也是永夜的星塵時,我就有一種一定要加你作朋友的感覺!

Ashley:你也是麼?

開場白是這樣的,接下來他們談了許多有關星座運程的東西,再過了一星期,他們便開始談及自身。

Ashley: 你今天過得怎樣了?

Ted: 很好,你呢?

#### Ashley:

今天被老師狠狠修理了一頓·那教歷史的老女人·我真的受不住了!她竟再一次說我是沒人管的小孩!

Ted: 為什麼她會這樣說?

# Ashley:

好吧,我父母離異了,因為懶得把我當成人球丟來丟去,所以索性把我交給外婆照顧。而外婆也從來 不喜歡我,也不管我,所以那老巫婆便這樣罵我了。

Ted: 我的父母也離異了!而且我還跟繼父一起住,我不怎麼喜歡他呢。

Ashley: 終於找到一個沒人管而且談得來的朋友!

Ted: 哈哈

Ashley: 說笑而已,別介意。

Ted: 當然不。

後來當然他們就談得越來越深入了‧過了兩星期‧Ted開始問她有沒有男朋友‧喜歡甚麼類型的男孩之類的‧也拍了一張他在健身房的照片給Ashley。但圖中的他看起來一點也不願自拍似的。

Ashley的態度也開始曖昧了起來,二人經常開一些調情的笑話,對話也開始密集起來。

但二人最後的對話卻離奇的停在一句奇怪的話上。

Ted: 你別怕,太陽很美。

Ashley: 我這就來看日落了。

Ted:遲些見。

他們是約會嗎?

阿牙靈機一觸,複製了Ted 的照片在google上搜尋了一下,在圖片一欄不停的滑下去。

「唔係嘛!」阿牙突然張開了口喊了出來。

Ted的樣子出現在一張家人尋找失蹤人口的圖片上!

#### 他的真名是Frank

Simon·是一個佛羅里達州的男孩。他在半年前便已經失蹤了·警方懷疑是於一次回家的時候被人帶走·路上遺下一道長長的屬於他的鮮血·雖然出血量不至於致命·但也是非常嚴重的傷勢。

「咁即係兇手帶走佢,利用佢黎引facebook個啲女仔上釣?」阿牙驚訝的想。

### 怪不得Ted

Rahmer的照片看起來會這樣奇怪,那男孩看起來根本不想拍照,瞳孔裡更有一絲深邃的恐懼。

當阿牙找回Frank以前的facebook‧翻著他的照片‧覺得有奇怪的感覺‧像與於Ted Rahmer個人主頁看到的他有一點點不同‧但她卻硬是說不上來到底哪裡不一樣。

「搵到啦!」對比了差不多十分鐘,阿牙終於歡聲叫了起來。

與本來的Frank相比,在Ted

facebook的他腮邊多了一個奇怪的小刺青,那刺青並不算什麼潮流款式,反倒像一個標記。

那是在Frank失蹤後才刺上去的?這應該不可能是他本意吧,畢竟他只是個高中生,再叛逆也不會把刺青刺在這麼顯眼的地方。

「啊」阿牙一看時鐘,現在已經差不多半夜三點多了,「聽日仲有訓練啊」她這樣對自己說。

在第二天的空手道訓練完的時候也是傍晚六時多了,阿牙一身疲勞的獨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唔知阿哥煮左飯未呢?」她的肚子咕咕作響,加快了腳步。

阿牙為了早點回去,踏向了後巷想要走一道捷徑回家。

後巷燈光昏黃,也甚少人經過這道路,她走每一步的迴響也像在耳邊打起鼓似的。

「有三個男人三個都咁高大,有啲難搞喎。」阿牙沉吟說。

「你們的雇主呢?」她冷笑著開口問。

其中一個黑人一連串的說著阿牙不明白的語言,大概是西班牙語吧?她心想。

他的話語剛落,三人便一同跳過來出手抓阿牙的肩膀。她肩膀一沉,避開了眼前的對手,雙手一拉身後高大男人的手,右腳重重掃向他的非重心腳。

「啊」的一聲,那男人失去平衡跌在那黑人身上,阿牙也趁機逃開了被他們圍住的中心。

三人甚是詫異,又嘰哩咕嚕的大喊了數句,衝向阿牙。

阿牙當然便是拔腿狂奔,順手抓起靠著牆的一支鐵通,但在她眼前卻又出現了另一個更為高大、帶著面具的黑人,像一座山般站在後巷的出口。

「睇黎真係俾人check到我琴晚登入過個女仔既facebook」她想,左足往牆邊一蹬,提起鐵通敲向那黑人的耳朵。

他雙膝一曲,仰頭避開了這一下。阿牙一躍,在他的大腿借力,重重把鐵通揮向他的頸項。

「嗷」的一聲·那黑人一聲痛叫·阿牙雙足著地·從旁邊的空位逃走·四人打一人的硬仗雖然未必會 輸掉·但一旦輸掉·要付的代價可是非常大。

她一跑,那黑人便忍著痛大踏步上前,用熊掌般大的手抓著她的肩膀。

阿牙也不驚慌,想要把借力把他過肩摔在地上。可是在她回頭那電光火石之間,她微微一怔住了。

那黑人隨即把她拉過來,狠狠的用手臂勒住了她的脖子。

阿牙心中一驚,左腳重重的踩向他的膝頭。他雖然痛哼了一聲,但那手臂依然像鐵框一般紋風不動。

「救命」她的意識有點模糊,不停往後擊打的右肘也漸漸失去氣力

「把頭低下來!」一把說著英語的男聲忽然清晰的響起,阿牙迷糊中只覺特別熟悉,她手上的鐵通被 奪去了。

「轟」的一聲,眼前的人用鐵通打得那黑人頭昏腦漲,微微鬆了手。

阿牙隨即回過神來,提起左腳用腳跟狠狠踢向身後男人的小腿骨,一拉手把他重重過層摔在地上。

「走吧!」黑影中的男生拉著她的手腕,帶著她往前狂奔。

「黑川隊長?」阿牙驚訝的問。

他點了點頭,默不作聲的繼續拉著她跑。

眼前的人是黑川光,是空手道隊的隊長,他實力強勁,平日不苟言笑,跟隊裡的人關係真的只限於隊 長和隊員,除了命令就沒有別的多餘話語。

二人穿過不同的街道和店舗,終於停在大街上的一個人流非常多的商場大門前。
「謝謝你。」阿牙點頭感激的說。
「沒關係。下次不要走這麼暗的巷子。」黑川說。
「你怎麼剛好出現在哪裡?」阿牙好奇的問。
黑川放下她的手,不置可否的搖了搖頭。「走吧,我送你回家。」他說。
「放心,我不會走小路,不用麻煩了。」阿牙笑說。
明亮的光線下他搖了搖頭,棱角分明的臉龐雖依然是一副撲克臉,但態度還是非常堅定。
「好吧。」阿牙心中微微一陣暖意,但腦海中還是念念不忘剛才看到的畫面:那黑人面具下的腮邊有著與Frank一模一樣的刺青。
回家之前他們去了一趟警察局,但警察們好像對面具人毫無頭緒,仿佛是第一次知道有這樣的組織。
警察一直問了許多有關事發經過、他們外型和行為的細節;幸好阿牙清晰記得他們說所有句子的每一個發音,才能讓警察錄下來分析是什麼語言。
阿牙踏出口供室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九時三十分,出來的時候黑川木無表情的端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看 到她出來了,便站了起來向接待處的警察點了點頭。

「還在等我啊?現在很晚了。」阿牙不好意思的說。

「我說過要送你回家的。」黑川說。

他們一路上默默無言的走到了阿牙的家,「你回家的路程會危險嗎?」她開口問。

黑川搖了搖頭,「明天見。」他說罷便回頭走了。

「不愧係冷面隊長啊。」阿牙微笑著想。

「阿牙!」Sara大叫,在她身邊的洛仔門一打開便撲向了阿牙,依偎著她不停吠叫。

但當阿牙甫靠近家裡,她便感到了一絲的寒意,「家裡發生什麼事了嗎?」

「對啊!」Sara哭喪著臉說。「今天你舅父和哥哥都不在,我回來的時候洛仔忽然對著家裡一處沒人的地方不停吠,我以為那是正常的,誰知道突然在那處的電視機卻忽然開著了!後來我關掉了電視後,洛仔衝上了二樓,對著你的房間不停吠叫,然後就響起了一陣雜物跌在地上的聲音,我真的嚇怕了」

阿牙一皺眉,走進屋内冷冷的說:「有什麼便衝著我來,別搞這些有的沒的。」

果然,一個如霧霾般的人影便出現在家裡的電視機旁,那一雙宛如磷火的眼眸幽幽的、直勾勾的看著阿牙。

毫不意外,這出現的靈魂就是三個女受害人其中之一,第二位被割喉的Kelly。

她的雙眼蒙上了一層薄霧,可是卻盈滿了血淚。霧影中的她瘦若枯槁,臉靡下的喉頭有著一道血肉模糊的軌跡,暗紅色的血靜靜的剖開了雪白的肌膚。

然而,阿牙注意到她的腮邊有一個刺青,跟Frank和那帶面具的黑人有著的刺青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刺青,是怎麼得來的?」阿牙冷靜的問。

「你在跟誰說話!阿牙!」Sara驚慌的小聲問。

反而洛仔卻乖乖的伏在阿牙腳邊,黑油油的眼睛瞪著Kelly出現的位置。

「你能幫我嗎?」Kelly張口說,黑血從口中湧泉而出。

「你要告訴我,我才能夠幫你。」阿牙安慰著她說。

### Ted RahmerTed RahmerTed

Rahmer他不是真的,我一見到他,我就暈倒了然後一醒來,整間房都是紅色的」Kelly說。

「你讓我看吧。」阿牙讓Kelly附身於她‧她焦急的想要知道真相‧但她卻不知道要說到何時才說到重點。

- 一陣酷寒過後,阿牙身處在一個暗紅色的房間內。她身穿著一身白麻衣,頸項圍上了一條黑色的絲巾
- 一個有著小孩子身材的人帶著純白色的面具,走到她面前,伸出五只短粗的手指來,輕撫著她的腮邊

這令人作嘔的感覺直湧阿牙的心臟,但Kelly卻是動彈不得,渾身發抖的跪坐在原地。

「真好啊,你將會變成潔淨的女人可以在永夜裡,伴著唯一、皎潔純白的明月發光發亮」他說罷,接 過旁邊面具男人遞上的一首。

「她要死了?」阿牙心想。

但那矮小的男人卻不是把匕首揮向她的喉嚨,而是在她胸前割開了白麻衣,然後把手伸向她在發抖著的軀體

「夠了!」阿牙憤怒的握緊了拳頭,Kelly馬上翻若驚鴻的被她沸騰的血脈逐出身體。

「我足足餓了三天三夜,每天都被強行捉去洗了幾遍澡,身體被他們用海綿擦得通紅脫皮,直到這帶面具的侏儒強姦了我下一刻我便被割喉殺掉了。」Kelly流著淚,臉容痛苦的扭曲著。

「那你臉上的刺青是怎麼來的?」阿牙聽著不禁憮然,嘆氣問。

眼前的女生只有十七歲,卻受盡痛苦折磨而死,到了死後還被殘忍的肢解,連頭顱也找不回來。

兇手到底有多變態才做得出這樣的事?

「在割喉前·他們把這刺青刺了上去。」她低泣著說·一滴滴血從她的眼角流了下來·在碰到地面前 便蒸發了。 「那侏儒在強姦你前曾說過一連串的話,你有頭緒那是有關什麼嗎?你失蹤了四個月,在被餓了三天三夜前,你經歷了什麼?」阿牙皺著眉問。

她的臉龐忽然發著光, 幽怨的雙眸綻放著不可思議的異彩, 「那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快樂的時光。」

「什麼?!」阿牙愕然的問。

「我們唱歌·圍著圈吃東西喝果汁·一起跳舞我只是沒料到最後會發生這樣的事可是即便這樣貢獻生命也沒什麼大不了」她一臉夢幻的神情。

說著說著,她居然從腳尖開始化成灰燼,逐點逐點的像炊煙般在憑空消失了!

這可是魂飛魄散的情況啊!阿牙大驚,跳上前想要抓住她,卻什麼也抓不到。

「到底發生咩事點解佢冇啦啦會魂飛魄散」阿牙怔忡不定的想。

「那鬼魂走了嗎?」Sara問。

阿牙坐下來,點了點頭。

Sara鬆了一口氣坐下來,嘆了口氣說:「早知如此我當天便不去做兼職了,就不會碰上這一連串的麻煩。」

阿牙眉頭深鎖,搖了搖頭。

Sara看她一言不發,便打開了電視。 「唔通我啱啱叫佢上我身,佢頂唔順所以灰飛煙滅?定係因為佢臨走之前講過既野,圍圈飲果汁」阿 牙沉思著。 「牙!兇手自首了!」Sara大喊道。 「什麼?」阿牙愕然道。 「你看,這四個人!」Sara指著電視說。 阿牙順著她的目光看,電視上映著那四個帶面具的人除下面具走進警察局,四個的腮邊都有著同一刺 青。 「唔係唔係佢地我見到既人明明就係一個侏儒佢地只係幫兇」阿牙心想。 「我終於能夠睡得著了!」Sara舉手歡呼。 「但係我見到既侏儒只不過係鬼魂俾我既片段,根本唔係證據,警察又點會查落去?」她沮喪的想。 「我所有可以查既野都斷哂仲可以點?」

她嘆了口氣。

# Facebook

messenger的畫面彈出了,在黑暗中有一個人勾選了所有對話,「的」的一聲,畫面瞬間變得空蕩蕩。

「感謝你的奉獻·Frank。」那個人看著那個在角落中蔌蔌發抖的少年。

銀光一閃,黑暗中那金色的眼眸亮起一抹血紅。

# 第八章 佛牌 I

「聽日有客人搵我驅邪,你想唔想同我一齊去?」舅父一回來便攤坐在沙發上,看起來很累。

「好啊。」

事件過了一陣子,阿牙雖印象猶深,卻再沒有任何鬼魂找上她,案件也沒有再一步的進展,網上也毫不意外的掀起一場反外籍人士的浪潮。

「係一個住係唐人街既香港人黎既,佢話聽日請我地飲茶慢慢講事情既來龍去脈喎。」舅父說。

「咁睇黎件事都幾麻煩下喎。得啦,我聽日放學過黎。」阿牙咬著花生吐司笑說。

「聽講你聽日派卷·有方信心?」赤琉從茶几捧起手提電腦走過來。「你睇下‧呢個係我下個月會擺係CalArts畫展既畫‧你估下標價幾多?」

「你想我答邊個問題?」阿牙笑說。

「算啦你都有興趣知阿哥啲嘢既。」赤琉扁起嘴說。

「我以為你至少會拿一個小B」老師拿下眼鏡,意味深長的看著阿牙。

阿牙聳聳肩,道:「沒辦法,我盡力了嘛。」從老師手上接過成績表。

「不是吧?」全班都很驚訝,畢竟阿牙長駐班上高材生第一名很久了。

Justin、Sara和Nick 有點懊悔,「早知不把她帶去搞什麼鬼魂,她就不會分心了。」

阿牙才剛坐了下來,Justin便回頭說:「對不起啊,我什麼?!」他才剛看到成績便大叫起來。

「殊!」阿牙笑說叫他閉嘴。

「她是十A·十A那是怎麼樣的鬼成績啊?」Justin 的下巴快要掉下來了。

「沒那麼誇張吧。閉嘴啦。」阿牙還是笑著說。

「Markson,別嚷了。上星期她早已收到PSAT的成積單,那是滿分啊。」老師笑著說。

「阿牙!你上星期說考得還好而已啊!」Justin 悶悶不樂的說。

課後,舅父來到學校接走了阿牙。「我應該點稱呼佢?」

「劉生劉太就得啦, 但地有少少神經質, 不過你唔好表現出你覺得但地好神經質就得架啦, 話哂都係客。」他笑說。

「撞鬼既話神經質好下常啊。」阿牙說。

「仲有·唔好問佢地有關仔女既野·劉太前幾年流產左·劉生叮囑我地千祈千祈提都唔好提任何有關 仔女既野。」

「你覺得我會問咩?」阿牙跟著舅父走進一家中式茶樓。

坐在他們對面的,是一對形如枯槁的夫婦。

而他們給阿牙的第一感覺,就是有一道紫黑的霧氣繚繞著劉太太。

她不經意的並攏雙指在雙眼前抹過,赫然發現一個血紅色的靈體蹲坐在劉太太的胸腔內!

阿牙並沒說什麼,微笑著跟他們握了握手。

「見到香港人真係好啊。」劉先生疲倦的微笑說。

「當然啦。劉生劉太, 呢位我外甥女赤牙, 係陰陽師世家既後人, 我帶佢過黎學下野, 見下世面。」 舅父微笑說。

「生得咁標緻唔做model點解要做陰陽師啊?點解要掂鬼呢範野啊?」劉太突然幽幽的說。

「唔好意思啊,佢比較直陽直肚。」劉先生連忙補上一句。

阿牙微微一笑。

「好,言歸正傳,唔知劉生劉太你地屋企發生啲咩怪事想我地幫手?」舅父問。

「係咁既,我地三個月前搬左入一間新屋,頭兩個星期都方乜野,但係有一晚,有一間房突然發出砰 砰砰砰既聲音,嘈醒左我地。我同老婆一行入去,就見到間房裝大褸既

衣櫃不停係度郁,我大住膽一打開個櫃,但係就乜都見唔到。」劉先生心有餘悸的說。

「唔係老鼠或者貓?」阿牙問。

「唔係,個衣櫃直情係前後咁趷黎趷去,就好似有個人係入面撞咁樣!」劉先生用手比劃。

「因為個衣櫃屬於前主人既,我地第二日就拿拿聲掉左佢買過個新櫃,點知靈異事件仲繼續發生,仲 要發生係老婆身上。」

劉太太神情驚恐的捂住了耳朵。

「第二晚半夜兩點幾,我地都係熟睡緊。但係突然我老婆尖叫左一聲,我同佢一擘大眼,就見到有個 細路仔身形既黑影叉住佢條頸,起勢咁叉。我想扯開佢隻手,但根本見到佢但係又掂唔到佢!老婆已 經俾佢鍊到反哂白眼,你睇下?條痕深到仲係度!」劉先生指著劉太太的脖子著急的說。

劉太太除掉了圍著的頸巾,果然在她雪白的脖子上,有一道淡淡紫黑色的瘀傷。

「咁你做左啲咩先救到佢?」舅父問。

「我突然醒起我地之前買左一塊請師父開過光既佛牌掛住係老婆條頸度,我就拎起係佢心口個塊牌舉到去隻鬼面前。佢就好似一野俾人扯頭髮咁樣向後跌,之後就消失左。」

「塊佛牌真係咁靈?」阿牙似笑非笑的說。

「其實唔係,之後都一直有發生過靈異事件,因為近排我地規劃緊再試下生BB,所以整左裝修左間房,就算遲啲有BB都可以當客房用。有一晚,我地聽到間中有細路仔喊聲,一開始只係好細聲咁啜泣,但後黎就不停聲嘶力竭咁喊住尖叫,我地知道一定係有鬼,所以點都唔敢行過去睇發生咩事。」劉先生憔悴的說。

「仲有一晚,我訓得好地地,突然有人好實咁捉住我隻右腳腳踭,好似想扯我落去咁。我不停掙扎, 一坐左起身,啪一聲,個陣力量突然又消失左,鬆開左我隻腳。我老公即刻開燈,哇!我隻腳踭瘀哂 ,有一個紅圈同好深既手指印。」劉太太哭著說。

「我地係你第一個搵既法師?」舅父問道。

「之前有搵過兩個‧一個話我地屋企風水惹鬼‧叫我地俾錢佢幫手設計‧一個就話乜都見唔到‧話係 我地既幻覺‧叫我地食安眠藥‧唉‧」劉先生嘆氣說‧

「咁睇黎我地要上黎你屋企觀察一下,唔知你地介唔介意?」舅父說。

「當然唔介意!我地既希望係哂你度,再咁落去,我地真係會人都癲,返成日工已經劫,返到屋企都訓唔到,真係好辛苦。我返工個時老婆又唔肯自己留係屋企,要係出面搵地方坐成日等我放工,我地 真係真係」劉先生說著說著也說不下去。

「劉太·如果你唔介意·可唔可以俾我俾我拍一下呢個位?應該可以幫到你。」阿牙微微尷尬的指著 她的胸腔說。

「阿牙?」舅父疑惑的問。

「信我。」她平靜的說,眼眸裡充滿自信。

劉太太點了點頭,阿牙拉近了椅子,握緊了拳頭,復又鬆開。

她看準蹲坐在她胸口那血紅靈體的頭顱,「呼」拍了下去,在指尖剛碰到胸前衣服的一刻,劉太太痛苦的扭曲了臉蛋,「啊」的一聲喊了出來。

「老婆!」劉先生和舅父都非常著緊的看著二人。

那沉睡著的靈體瞬間甦醒,抬起頭來誇張的擘大了口,神情也是極為痛苦。

隨著阿牙的手指加大力度,那靈體開始從頭頂化成一陣煙灰直至腳掌也消失不見。

「噁!」劉太太「哇」的一聲,嘔了一灘灰黑的水在碗內。

「有冇好返啲?」阿牙待她喝了好多口茶後、微笑著問。

「好似好似你好似幫我由呢個位掉走左一舊好重既沙包咁,好舒服我之前一直好頭暈好似24小時都 有野壓住咁唔該哂你!」劉太太歡喜的啜泣道。

「係咪已經驅走左隻鬼啦?」劉先生喜出望外的捉住了阿牙的手。

「當然唔係, 呢隻潛伏係劉太身體裡面既靈體連意識都方, 只不過係另一隻靈體既小分身, 依附係太太身上, 逐啲逐啲咁吸取佢既元氣傳送俾主人。」舅父搖頭說。

「所以都係要拜訪你屋企了解下個情況·畢竟可以做到分身害人既邪靈應該係有幾高既法力。」阿牙 沉吟說。

「果然係名師出高徒!」夫婦二人雖然微微失望,但相比之前的兩個法師,眼前的人明顯可靠許多。

他們住的是一間只有一層的屋子,此時天色昏黃,阿牙在門外經已看見那屋頂纏繞著一片紫黑色的霧霾。

但自阿牙和舅父一踏進屋門,那霧霾似乎慌亂的如黑蛇亂舞了一下子。

阿牙冷笑著走進去。

「呢個就係成日有小朋友喊聲個間房。」劉先生說,和劉太太走進那間客房。

阿牙吃了一驚,只見劉太太的身軀被另一隻殘缺的靈魂抱著腰間!

正當阿牙想伸手拍下去,卻見它通體如海水般發著晶瑩剔透的寶藍色光芒,這光茫柔和溫暖,使阿牙不由得放下手來。

「你地覺唔覺得呢間房有問題?」劉先生問凝視著客廳的阿牙和周圍探看的舅父說。

「有問題既係個間。」阿牙指著他們的睡房,在她眼中,那房間已不是紫氣寵罩這麼簡單,而是漸漸的化成血霧了。

劉先生劉太太臉色一變,「咁點算好?」他們哭喪著臉說。

舅父點了點頭,雙指併攏抹過眼睛,復張眼的時候便衝上去打開了門。

阿牙雙眉一揚,那道血霧竟在舅父打開門的時候「砰」一聲沒入牆壁!

只有那放置在床頭上的佛牌在閃爍著耀眼的金黃光線。

「發生咩事?」夫婦倆同時「啊」了一聲。

阿牙搖了搖頭,「你地自從個一晚發生怪事之後,有有一晚停過?定係有持續發生?」她問。

「冇一百都有怪事,只係我地講俾你地聽個啲比較深刻。」劉先生說。

舅父走進房間,拿起那塊佛牌仔細看著。

「睇黎呢個佛牌一直幫你地剋住啲鬼。」他說。

阿牙看著佛牌和牆壁·再凝視著舅父·說:「睇黎隻鬼係我地走之前都唔會再出現。唔知你地介唔介意我地今晚係客房度訓?」

「當然求之不得啦!」他們說。

「阿牙,我地唔好打攪人地啦。」舅父說。

「唔打攪唔打攪!最好你地可以留係度!」劉太太說。

阿牙走近舅父,伸手來拍了拍他的背。他的手旋即一震,手中佛牌跌在床頭。

「我地有多張碌架床可以放係客房。你等等下,我拎出黎。」劉先生說,轉身走入儲物房。

「今晚想請你地唔好鎖門,我地有可能會入黎捉鬼,總之再發生啲咩事就請你地大嗌。」阿牙說。

舅父回過神來提起右手,閉上了眼,口中唸唸有事的說了許多。

阿牙馬上看到一個金黃色的圓拱形屏障圍繞著他們的床慢慢形成,心想:「睇黎舅父啲咒語都幾勁。」 」

# 第九章 佛牌Ⅱ

半夜睡著的時候,阿牙忽然覺得一陣酷寒襲體,醒了過來,血脈隨之而賁張沸騰,那陣酷寒立刻消失。

她一睜眼,只見一個女孩伏在她身上想要跳開,阿牙冷笑著抓住她的足踝,她吃驚慌張的轉過頭來, 一雙眼珠眼白全是漆黑色的!

她從腳踝開始慢慢化成黑灰,阿牙連忙縮了手,但那女孩依然在逐漸崩潰散落。

阿牙搖了搖頭,忽然發現這鬼魂的頭殼空蕩蕩的,並沒有靈魂核心!

「有咩可能冇靈魂核心?」她驚駭的想。

這時舅父坐起身來,盯著那女孩的鬼魂,吃驚的說:「呢隻鬼方靈魂核心!」

「有咩可能會方?」

「唯一既可能性就係, 但係一隻俾人操控作惡既鬼魂, 核心俾人搶走左, 好似一隻聽指令既喪屍咁。 」舅父皺眉說。

「砰」的一聲‧隨著小女孩的鬼魂頭頂的最後一片靈魂碎片消失殆盡‧他們客房的門被一陣強風撞開了。

只見站在門口的是一群數十個小孩,密密麻麻的,全都是雙目漆黑,臉色蒼白,直勾勾的盯著阿牙和 舅父。

他們的口漸漸越張越大,口裡的牙齒全都如利刃般尖銳,小孩們不停擴大嘴唇,擴大到嘴角開始發紅 撕裂。

阿牙和舅父面面相覷,「打頭」舅父叮囑說,一下咬破了指頭,「你唔使咬,你對手一拍落去佢地就 會散架啦。」

阿牙點了點頭,看著眼前的一群小孩。「劈啪」她的耳朵一動,與此同時小孩們發出了一聲又一聲震 耳欲聾的淒厲尖叫,向著二人衝了過來!

縱然阿牙膽大,見到這情況也不禁心寒。她呼了口氣,搶上去「嗤嗤嗤」數聲,連環拍散了幾個小孩的鬼魂。

她凝神一看,全部小孩的頭殼裡也沒有靈魂核心。

「靈體喪屍」她突然想起舅父說那些有關靈魂召喚師的法術。

「咁點解控制靈體個個人要放咁多細路既靈體阻住我地大鑊!」她邊打鬼邊想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

「舅父!劉太啊!邪靈既目標係劉太!」阿牙大喊。

舅父也是一掌一個的打走了靈體,眉頭深鎖的說:「我冇手啊!」

「等我睇下衝唔衝到出去但係‧個數量好似」阿牙眼前出現了一遍人頭海‧更為密密麻麻的看得她頭 皮也發著麻。

「阿牙!你試下咬損你隻手指頭,之後舉起佢向前行啊!我見過你老豆咁樣做,咁樣啲鬼怪會退避三舍!」舅父靈光一閃的喊。

「我丟低你俾咁多隻鬼?」阿牙吃驚道,左手繼續拍打靈體,舉起了右手放向口邊。

「擒賊先擒王呢個道理你應該明,我頂得順架啦!」舅父說。

阿牙點了點頭,忍著痛咬破了手指頭。才剛咬破,身旁圍著她的數個靈體已經受不住的灰飛煙滅了。

阿牙驚訝的舉起手指,眼前的小孩面容扭曲、極度痛苦的尖叫,震得阿牙的耳膜幾乎穿掉。

她一邊用另一隻手摀著耳朵,一邊衝向劉太太的房間。

兩夫婦的門是緊閉著的,阿牙用力一拉,「格」的一聲門打開了。

二人安靜的睡得很熟,阿牙看見舅父做的保護金網還懸浮在他們的床邊。

阿牙舒了一口氣,用力擠出更多血滴在門口的地上,馬上令到衝了過來門口的鬼孩子灼熱難當,一步 也走不進來。

她走近劉太太,正想抹過雙眼看清楚到底有沒有靈體囤居在她的體內,誰知在下一秒,一陣狂風刮起, 撞得阿牙後退了兩步。

「格勒格勒」那金網突然如碎片一般一片片的瓦解,散落沉沒在地上!

而劉太則突然像木偶一般被一下子扯上了半空,「砰」的一聲緊貼著天花。

阿牙驚異的一抬頭,便看見劉太圓睜著雙眼,詭異的笑著、大大的咧開了嘴緊面對著阿牙。

她心中一驚,再退後了一步,合併雙指擦過雙眼,定神看著劉太,只見劉太全身都被一個個很小很小、臉色紫黑的血紅色嬰靈抱著。

而她的臉旁,有一個雙眼滿是怨恨的女人人頭緊緊貼附在她的左邊臉頰!

「會唔會再醜樣左少少?」阿牙皺眉說。

最可怖的不是她的樣子,而是仿如附生在她臉頰旁的那個人頭。

她沒有說話,一雙幽怨欲絕的痛恨之眸直勾勾的緊盯著阿牙,不論她走向哪,怎樣動,她的眼睛也沒有離開過一刻。

但她的嘴巴也沒動過,臉容枯稿、蒼白如紙,整個臉龐也像僵硬了一樣動不了,只有一雙瘀紅色的眼 珠在轉動著。

「我既靈魂核心?」阿牙聞言冷笑說。「係度啊!有本事咪過黎搶囉。」她毫不畏懼的盯回那寄生的女人。

「同我捉住佢!」控制劉太太的邪靈突然大叫道。

劉先生像是聽到命令般,從沉睡中一下子大大的睜開了雙眼,站了在床上撲向阿牙。

阿牙一讓,避開了抓向她房頭的手,左手拍向劉先生的太陽穴,帶血的右手把他的頭扳過來,「同我 出黎!」她喝道,在他額上劃了一道血軌。

只見他的頭頂噴出了一道紫黑色的煙灰,劉先生也再次失去了意識。

整個動作一氣呵成,從劉先生醒來到「砰」地攤回床上只有半分鐘的時間。

邪靈甚是驚駭,不怒反笑的道:「你真係想死啊!我成全你啦!」說罷用劉太太的身軀大字型的從天 花撲下來,就像一只大蝙蝠一般。

「你成全我?幾時輪到你話事啊?」阿牙再次冷笑道,雙手憑空拉出一道屏障。

邪靈不由得馬上停下來,但附在劉太身上的嬰靈卻根本受不住灼熱,一個個的掉落在屏障內灰飛煙滅。

「你係咩人!」邪靈怒道,長髮突然間往四處張開,瞳孔旁邊逐漸形成一個血紅的圈子。

阿牙不答,一躍上床想要把劉太扯下來,誰知手一碰到她的衣服,邪靈便迅雷不及掩耳的從睡衣掏出 一把銀刀揮向她的手。

「嚓」的一聲,阿牙雖已反應極快的躲開,但掌心還是被狠狠劃了一刀,白裡透紅的肌理剖開了一道血痕,往下滴著血。

「妖孽!」阿牙沒好氣的學電影的法師痛罵。

「開結界!」邪靈的左眼一斜,右眼不動的喝令附生在臉頰上的女人。

那女人眼珠慢慢的被一陣瘀血染滿,她瞪眼瞪得越來越大,大得眼角在不斷擴展至鼻樑。

她僵硬的嘴唇突兀的張開,「嗤」的一聲,她硬生生的從劉太太的臉血肉分離的扯了開來,只剩一個 頭顱懸掛在半空。

當那女人的嘴裂得快要碰到雙眼,「哇」,她驀地嘔出了一陣黑紫色的霧霾,跟劉太太頸項中的那佛

牌發出的紫金光芒相互纏繞,一點點的寵罩著整個房間。

阿牙剎那間感到天旋地轉,眼前一黑什麼也看不見。

絲絲寒意從頸後傳來,像冰鑽一般想要硬生生鑽進她的脖子。

「陪下我地啦呢度又濕又凍又黑唔好唔要我」—陣又—陣猶如從地窖傳出來、有著迴響的聲音在耳邊 迴響著,忽遠忽近,好像只得一個小孩在叫、又好像有著上百個聲音此上彼落。

又有一只只冰冷濕膩的小手靠近她,想要拉著她的腳踝。

阿牙不為所動,閉上眼睛定下心神來,想著近日來舅父教的每一種破邪靈幻術的方法。

她讀過許多符咒,也記得清清楚楚,但心裡就是不情願借助其他神靈的力量去對付邪靈,所以排除所 有後,只剩下一種方法。

邪靈看著阿牙被紫氣纏著,心中暗喜嬰靈結界生效,「唔好再掙扎啦你係我架啦為我同我主人奉獻靈 魂我地唔會虧待你架」她幽幽的說。

阿牙一動不動,腦海中清晰的預演接下來要做每一個步驟。

就在那女鬼的長髮伸出,直插向她腦門的時候,阿牙的右手忍著痛握成拳頭復又展開,然後沾了血的 二指中指並攏,劃過鎖骨,一陣灼熱的氣息湧泉而出,旋即如一條海龍捲風般席捲了寵罩著的紫黑霧 霾。

那女鬼的頭顱被氣息灼得臉容潰爛,不斷地發出震耳欲聾的淒厲慘叫。

阿牙看見眼前頓時一片澄明,不禁嘆服這一個法術的威力。她沒停下手來,雙指在左手掌心畫了一個 延綿無盡的圓圈,一下拍在女鬼的頭頂。

「嗖」的一聲,她被吸進了掌心之間,消失殆盡。

阿牙的腦海突然閃過了許多畫面,一些從來不屬於她的痛苦回憶

她和一個男人在床上婉轉纏綿靠在他身上,聞著那些迷人的氣息

她曾經以為一輩子也要在夜總會抱著鋼管,乞求其他男人的錢,畢竟她只是一個沒身分證明、偷渡過來的華人。

怎麼可能想像得到自己居然擁有這樣的幸福?有一個愛錫自己的男人,一個在肚內等待出世的孩子?

就在寶寶快要出世的那一天,那個愛她的男人說要帶她去醫院,但在她回復清醒的時候,她被換上了 一身麻衣,眼見的是一個個帶面具的男人

就在下一秒,她的脖子一緊,慢慢的沒有辦法呼吸

但在腦海中唯一剩下的,就是那幻想出來,嬰兒呱呱墜地,和那愛她的男人喜極而泣的畫面

但當她再次醒來,靈魂的形態已經只剩下頭顱,被符咒困住了。

她看見那個愛她的男人帶了許多女人、有的是孕婦、有的只是年輕的女生來到這個地獄;而那男人, 則是興高采烈的拿了錢轉身離開

她明白了,男人要的並不是她,而是錢。

看到這個男人俊俏的臉龐,她只想上前把他撕成一片片的。

她也明白了,面具人要的不是别的,而是她的靈魂。

她死於非命,靈魂本該留在怨藏,現在卻硬生生的被困於這裡

直至被放到一個佛牌裡。

阿牙在一瞬間明白了,同時也衍生了許多疑問,但她知道現在只有一件事要做:摧毀佛牌。

「你到底係咩人!」邪靈扭曲了劉太太的臉容說。

「你只要知道我係會收服你咪得囉。」阿牙說,左手指頭沾了血,向著劉太太畫了個包圍著她的圓圈。

「啊!」邪靈長聲慘叫,從半空掉了下來,阿牙連忙上前接著劉太太,免得她摔在地上。

她再一把扯下了那佛牌,按住了劉太太的額頭,那邪靈像漩窩一般被阿牙的掌心扯了出來。

可是在扯出來的時候,邪靈已是一個空虛、沒有核心的靈魂軀殼,根本沒有辦法知道是誰操控它。

阿牙心中忿怒,右手連著佛牌一起把邪靈軀殼打得像破落的碎屑。

劉太太昏睡在床上,阿牙拿過她手中的銀刀,一下子插在佛牌上。

它雖然被篤得凹了個小洞,門外被攔阻的小鬼依然叫囂不斷。

阿牙一皺眉,把右手已經慢慢在停止流血的傷口遞向銀刀尖。

一插下去,佛牌發出極為可怕的嚎叫,好像有千百個鬼魂被刺穿了身體一般。

門外的小鬼從腳尖開始消失,一直痛苦的掙扎、扭動著身體,過了沒多久,它們已經全部消失殆盡。

阿牙一怔,她看見一個發著藍光、手腳殘缺的靈魂停留在劉太太體內,環抱著她。阿牙並沒有伸手打走,反而悲傷的微笑起來。他是劉太太不小心流產掉的孩子。

原來在佛牌邪靈未成熟,被掛在她脖子上之時,佛牌緊貼著她的身體,強大的邪術鎮壓著那孩子。然而每當佛牌作祟,但被劉太太拿起了,脫離鎮壓的孩子靈魂便奮力保護媽媽,暫時驅走了傷害劉太太的小孩。

「睇黎我真係唔使再教你啲乜啦。」舅父走到門前嘆服的道。

「仲有好多,好多你見到爸爸用過既招數,我都想學。」阿牙凝視著雙手道。

劉先生劉太太醒過來聽畢來龍去脈後,都黯然垂淚。同時,他們對阿牙和舅父的能力都讚不絕口,萬 分感激得把本來開的五百美元加至二千美元,說道之前的兩個法師各自收了一千,卻什麼也做不到。

舅父寫了一張一千五美元的支票給阿牙‧道:「估唔到你第一次跟我捉鬼已經咁厲害‧我教你個啲步 驟連我自己都未可以做到咁純熟。」

#### 阿牙微微笑了笑。

「記得有一次,我同姐夫去左深水埗捉鬼。個隻鬼魂吸食左好多人既靈魂核心,力量非常強大,就算 最尾係收服左,我同姐夫無論體力、元氣都耗損得好嚴重,我斷左兩條肋骨,但撞傷左手臂。但係醫 院同我講既野,我仲記得清清楚楚。」舅父往後仰,坐在椅子上說。

「佢話知道你有呢種能力其實一開始係會好雀躍,但係當你越黎越大,同時佢自己面對既敵人越黎越多,越黎越危險。佢開始擔心你多過當初既期待,就算到佢地走左,姐夫都係好緊張你地兩個既安全,甚至可能係唔想你做陰陽師。我真係唔知道而家帶你走你爸爸既舊路究竟係福定禍,我只係希望你能夠發揮你最大既能力。」舅父嘆了一口氣道。

阿牙凝視著舅父良久不語。

# 第十章 酒店凶靈

「我想在大賽中·Carson和森山應該能夠取得出線資格·我們應該安排Dominic去」阿牙在課後的空手道集訓裡跟黑川隊長討論遲些比賽的人選·說到一半·她的電話突然響了起來。

「喂,舅父?」阿牙說。

「你放左學未?你淨間七點鐘黎LA Main

Street個間Stay酒店度等,因為突然有委託人call我,我又咁啱今晚得閒,所以就打算今晚解決左佢。你阿哥都會黎啊。」舅父在電話裡說。

「大佬,你大後日就返香港啦喎,搵啲咁既野黎搞啊。」阿牙說。

「有乜關係啊,今晚見啦。」他掛掉了電話。

「怎麼了?」黑川隊長問。

「又要捉鬼了。」阿牙笑說。

「你小心點。」他只說了一句,便繼續看回隊員操練。

阿牙走到酒店的門口,抬頭抹過雙眼一看,只見其中一個高樓層的房間黑紫氣瀰漫,的確是邪靈入侵 的徵兆。

「自從學識左點樣運用陰陽眼,先開始覺得咁樣睇鬼真係好方便。」她心中暗笑道。

「洛仔!」她才剛走進酒店,便看見洛仔興奮地急速擺著尾巴向著她衝過來。

阿牙一把抱住了牠,跪了下來道:「哥,做咩帶埋佢過黎?」

赤琉笑著說:「原本酒店唔俾帶架‧不過我地同佢講洛仔都有通靈能力‧係我地平日捉鬼既拍檔‧所 以佢地就俾我地帶埋佢過黎啦。」

「話唔定佢真係有呢」阿牙搓著牠的頸笑說,「係咪呢,你係咪可以幫我呢?」

洛仔高興的吠了兩聲,親熱的用臉蹭著她的肩頭。

「阿牙,你黎啦?啱啱個經理同我講左個情況,而家我地上房先慢慢解釋俾你地聽啦。」舅父說。

「肯定係上去有鬼個間房啦。」阿牙說。

「就算係有鬼,都係商務套房黎架。」舅父笑說,摸了摸洛仔的頭,「行啦。」

他們與另外一對情侶一起進了電梯,當舅父按了十四樓的時候,那男的突然說:「我知道這樣說會否有點嚇到你,但十四樓真的很危險。可能他們看你們是亞洲人不熟悉,便給了一間」他瞟了瞟舅父手上的房卡號碼,驚恐的說:「如果我是你,我會立刻跟櫃枱調房間,因為這間房曾經死過人!還不只

#### 一次!」

那女人也點頭說:「他們也太可惡了,把這房間給你們,請務必要轉房間!最好也別住十四樓。」

阿牙笑說:「感謝你們的提醒。但你知道的,亞洲人自有東方術法去保護自己的。祝你們有愉快的一 晚!」

「你們要堅持的話那沒辦法了,小心點!」那男人搖頭說。

「祝福你們吧。拜拜小狗!」那女人撫了撫洛仔的頭,跟男朋友在四樓走出電梯。

才剛走到一四零七的房間,阿牙和赤琉便異口同聲的說:「四隻」「兩隻」

「有有咁多啊?」赤琉疑惑的轉過頭看妹妹。

「你睇漏眼姐。」阿牙皺眉說。

他們一踏進去,「嗖」的一聲,阿牙看見一個紅色靈體碰跌了椅子,衝出了窗戶。

另外三個沒入了牆壁,像是怕了進來的三人。

「唉啊。」阿牙嘆道。「有有咁驚啊?」

驟眼看起來,這房間寬敞但有點殘舊,燈光尚算明亮,只是有一股霉舊的味道衝鼻而來,地毯也看起來沒怎麼被清潔過。

酒店特意為阿牙準備了一張小床在客廳裡,臥室裡也有一張巨大的床供舅父和赤琉睡下。

「擺低啲野,我講一講俾你地聽發生咩事。」舅父著他們卸下背包。

「呢間房係1978年個時曾經發生過一單謀殺案,三個有錢既少爺仔帶左兩個係酒吧識既,飲到醉哂既女仔黎呢間房強姦。兩個女仔醒左不斷掙扎,女仔A一下拎起左枱面上既鉛筆插落其中一個男仔條頸度。個男人受傷不停亂郁,推開左另一個想逃走既女仔B,女仔B失平衡,後腦重重咁撞左落枱角度死左。」

「就係呢度**?**」阿牙撫了撫臥室裡的枱角說。那張木枱照理說就不會是當年那張,但這張啡黃色的枱上,卻隱約看見了一灘很淺很淺、淡紅色的血漬。

「聽埋我講先,其他個兩個少爺仔就驚得滯掉低左佢地半夜離開左間酒店。第二日酒店職員入黎清潔房間,就見到一個女仔死左係枱角邊,一個男仔擘大對眼,一隻手捂住條頸,一隻手揸住枝充滿乾血跡既筆,全身僵硬哂,仲流到地毯上面好大灘血。警察過黎現場打開廁所門,仲發現到一個女仔係入面吊頸死左。」舅父嘆氣道。

「咁恐怖?咁個兩個男仔出左黎自首?」赤琉道。

「唔輪到佢地唔自首啦,酒店所有攝錄機都影到佢地,佢地仲要豬到用自己身分證登記間房。」舅父 說。 「呢件事之後酒店梗係執乾淨晒間房,重新裝修過先俾其他客人入黎住,但幾乎每一個入黎訓既人都投訴夜晚瞓唔著,有鬼壓住佢哋。後黎酒店經理搵左牧師黎驅邪,呢間房先平靜左20幾年。但到左前兩個星期,呢間房裡面再次發生謀殺案,雖然捉到兇手,但今次兇案發生之後,全層都開始有靈異事件。」

「唔怪得啱啱個對外國人不停咁警告我哋唔好住呢間房,甚至係呢一層啦,發生咩奇怪事**?**」阿牙說。

「阿妹你啲氣場都幾勁喎,一入到嚟佢地已經雞飛狗走。」赤琉笑道。

「咁先麻煩,佢地夠膽向我衝過嚟我就話捉到姐,而家佢地要避,我同舅父點捉?」阿牙皺眉說。

「啱啊,我怕就怕今晚得個吉咋。」舅父說。

「咁個單謀殺案嘅詳情係如何?」阿牙問。

「首先、住係度既係一對黎呢度偷情既男女。男嘅係有婦之夫、佢帶左個女人上嚟翻雲覆雨之後、用枕頭焗死左個情婦。事後、佢將女人嘅屍體放左係床褥下面、第二日照常check out、揸長途車離開左LA。過左一個星期、下一位既客人入住個時聞到陣臭味、仲有白色一條條蟲仔忍受唔住、叫酒店職員揭開張床褥既時候、就發現左呢條已經腐爛緊既女屍。過左兩日,警察就係Simi Valley其中一間Motel度搵到佢。」舅父拿出一張報紙、遞給阿牙和赤琉。

「哇,都幾嘔心下喎。」赤琉皺起眉說。

阿牙卻全神貫注的看著那張報紙·說:「舅父·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我吸收上次收服個女鬼既靈魂記憶?」

「嗯哼。」舅父點頭說,「呢個係陰陽師隔代遺傳既能力。」

「呢個男人曾經係個女鬼既記憶裡面出現!係欺騙女鬼·將女鬼同佢bb既靈魂賣俾整佛牌組織個個男人!」

「又會咁啱?」舅父皺眉說。

「我懷疑佢地係一個搶奪靈魂既組織,因為根據個女鬼既記憶,佢係係個BB就黎出世個一刻俾人殺左,之後佢就俾人封印左係佛牌入面。而呢個男人就不斷帶唔同既後生女仔或者大左肚既女人黎,拎完錢就離開。如果個組織係不斷整佛牌,或者其他邪靈術法既話,係個度既女仔可能就係將會俾人搶走靈魂核心用黎牟利既受害者。」阿牙沉吟道。

「點解咁你都諗到?」赤琉說。

「之前一直有好多疑團未解,而家好似慢慢慢慢串連起黎。」阿牙說。

「如果係咁,我唔該你唔好掂、唔好再查呢件事,你面對既係一個好廳大既黑勢力。你諗下,可以殺完人唔需要負刑責,仲可以大量製造、販賣邪術, 背後會有幾多人力金錢?就算你天生有好厲害既法力, 赤手空拳都唔會夠佢地黎。」舅父避開阿牙的目光說。

阿牙凝視了舅父許久,不置可否的轉身放好行李。

房間一整晚什麼動靜也沒有,阿牙三人便各自睡下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酒店經理高興的問他們是否收拾了作祟的鬼魂,因為整層十四樓一整晚都非常平安。 。

「我們什麼也沒有做過,也看不見任何鬼魂啊。」舅父說。

「那就奇怪了,自從最近那宗殺人案發生了,十四樓沒有一刻是平靜。不是冤鬼嚎哭,就是房間電視、燈光無故開關。更甚的是,十三樓幾乎每一間房門也被敲遍了,住客想透過防盜眼看外面是誰在敲門,明明能聽到、感覺到有人在敲門,卻一個人也看不見。兩星期下來,每天也是這樣。而昨晚,我們這層僅餘的三家住客卻睡得很安詳,什麼也沒有發生過。」

「這麼奇怪?」阿牙說。

「所以真的希望你們能夠多留兩晚,查看到底是什麼事。」經理拜託舅父。

「我明天就要走了」舅父話到一半,阿牙便插嘴說:「但我可以留下來的。」

「什麼?不」「舅父,你知道我得架。」「冇我係度,你唔可以捉鬼!」

「你唔係度個時我都捉過兩次!」「個兩次係你好彩遇到方乜法力既鬼·先可以全身而退!」「我都 俾心機記哂你教我既步驟·得架·更何況·有阿哥陪我·唔使擔心喎。」

經理惶恐的看著阿牙和舅父用廣東話爭持不下,赤琉卻笑吟吟的看著二人。

舅父嘆了口氣,道:「以你既性格,我就算唔俾你捉,你趁我走左之後都會走返黎架啦?」

「啱啊!」阿牙笑說。

「她是我的外甥女,也懂得驅魔的。但她還是新手,請你們加強保安,有什麼突發事情請報警,可以 嗎?」舅父跟一臉茫然的經理說。

「當然可以!」他回過神來說。

舅父看著阿牙,沒好氣的搖了搖頭。

舅父仍在酒店的當晚,果然還是什麼也沒發生。經理笑逐顏開的說果然是因為他們,邪靈都不敢出來 作怪。

到了第三天晚上,阿牙和赤琉送別舅父後,便帶著洛仔回到酒店房間。

「你估我地可以係到住幾耐啊啦?又唔使做家務·又有免費早餐‧個浴缸又舒服‧玩下手啲鬼永遠唔出現‧我地咪有排住?」赤琉笑說。

「你就想。」阿牙笑說。

凌晨十二時,赤琉睡下了,阿牙卻還在打房間內的PS3。

她心裡有一種預感,就是那些鬼魂定會趁舅父走後出來作祟。

阿牙操控著手掣,精準的用來福槍連續射爆了幾個喪屍的頭,把特別高壯的喪屍殺掉後,拿到了通關 鑰匙,完成了第二章。

在第三章主角一連串的說著廢話的時候,阿牙耳朵一動,聽到浴室好像有人在說話。

她一看臥室,哥哥已經躺在床上睡得很熟,而那說話的聲音卻越來越明顯。

「嗖」播著生化危機遊戲畫面的電視突然關掉了,阿牙吃了一驚,轉過頭來。

「我不想這樣的明明你是我的男人」一把聲音突然在阿牙耳邊如泣如訴的響起。

阿牙心底一寒,因為她已經用雙指抹過雙眼,卻什麼也看不見!

她正想叫醒哥哥,卻發現他身上有一道柔和的金色光網包圍著他,正是舅父之前用在劉生劉太的保護 置。

再看回鏡中的自己,也發現了一道更為緊密,更為光亮的光罩。

她定下心神來,左手手指劃過鎖骨,右手畫了在左掌心畫了個漩窩,向著周邊空氣。不一會,一個倚在木枱旁的人形在濃霧中慢慢現身。

「果然係當年死係枱角個個女人」眼前的人形慢慢變得清晰,她圓睜雙眼,張大了口,頭靠在撞死的 枱角旁。

地毯無端憑空被滴下的黑血染滿,正是那女人後腦滴下來的血。

「 但都幾無辜既 」 阿牙嘆道 · 伸出右手來想要把她拍到怨藏 · 誰知道才剛遞出手 · 她便攸地竄進了阿牙的手掌心 ·

阿牙感到前臂一陣前所未有的寒意,「係因為佢太耐冇被收服?」她疑惑的想。

她仔細的看看前臂,只見那道光網沒有破裂,才稍稍放下心來。

「嘻嘻嘻」浴室響起一陣嘻笑聲,這下子連赤琉也醒過來了。「邊個笑?」他半睡半醒的問。

阿牙舉起手指到嘴邊示意他別作聲,屏息靜氣一步步走到浴室。

「LEO!!!!!!!!!」電視忽然又開了,遊戲的女主角長聲慘呼。

阿牙皺眉,專注的看回浴室,才剛踏進去,就看見一個女人的脖子吊在半空,滿臉紫黑,僵硬的雙眼瞪著阿牙,嘴角咧出一道詭異、巨大的笑容。

她沒有多想,舉起手掌來向那女人拍去。奇怪的是,她不避不躲,硬生生的被阿牙的掌心吸走。

阿牙只覺奇寒襲體,不自禁的打了一下冷顫。

「我的男人你是我的男人」那把女聲突然又再度響起。

阿牙狠下心來咬破拇指頭,把血珠抹在眼皮上。再度睜眼的時候,她看見一個血紅色而裸體、婀娜多姿的女人正在貼近坐起來懵然不知的赤琉。

阿牙急忙一蹬腿,喊道:「哥!跳過黎我度!」

赤琉心知不妙·連忙站起來跳下床。「嘻嘻嘻嘻你看到我了嗎?」那裸女歪過了頭·臉頰發紫·嘴角拉扯起一個邪惡的笑容。

她滑行起來,如附骨之蛀的緊貼赤琉的後背。阿牙咬著牙,把流血的指頭放在拳頭內,一下拍在那裸女的脖子上。

「啊啊!」那裸女尖叫起來,從脖子開始化成了灰黑的碎片。

但是·那些碎片並不像其他被阿牙打散的鬼魂一樣在半空消失·「啊!」阿牙吃痛·這靈魂的碎片居然化成了黑色一塊塊的閃亮鑽片嵌在阿牙手掌上!

赤琉並沒看見女鬼,只見到阿牙臉露痛苦之色的張開了手掌。

「妹,你有方事?」他擔心的扶住了阿牙。

阿牙痛得額頭冒著冷汗,忍著痛用左手一片一片的把碎片拔出來。她的手雖然沒流血,但那痛楚卻像 鑽入了骨髓一般。

她拔出了最後一片的時候,雙唇已經痛得發白。赤琉緊張的看著妹妹,問:「你因為咩咁唔舒服?」

「你見唔到?」阿牙呼出一口氣道。

「我淨係見到你好似係右手手掌上面掹緊空氣」

洛仔不停的嗅著地上的碎屑,也哀傷的對著阿牙的手掌「嗚嗚」吠叫。

阿牙沾了點血,碰了哥哥的眼睛。

「地下個啲碎片咩黎架?」赤琉訝異的說。

「我從來方見過呢個情況。每次我打散一個鬼魂,或者將佢送到怨藏既時候,我都會得到佢地既靈魂 記憶。但係今次方地下個啲碎片,係一隻鬼既靈魂,係近排俾人鍊死個個女人既靈魂。」阿牙坐下來 說。

「返到去一定要同舅父詳細講成件事既過程,我真係好擔心你一直咁樣落去會出事。」他搖頭說。

阿牙無奈的點了點頭,疲憊的用受傷的手撫著洛仔,牠轉過頭來舔了舔她的手。

神奇的是,她手掌的刺痛居然馬上減輕了許多。

果然在他們離開後,酒店連續數天也沒有再發生怪事。

阿牙的確是收拾了那些作祟的邪靈,但它們被打散後的情況,就連舅父也無法解釋。

過了一個星期,她的手掌已沒有刺痛的感覺,而阿牙也根本沒有心情再想這件事,因為她要面對的是一年一度的空手道大賽。

看著繫上黑帶的黑川隊長面無表情的輕鬆取得壓倒性的積分勝利·挺直腰板走回來觀眾席·阿牙不禁 倍感緊張。

Nick、Sara、Justin、Karl,差不多一整班同學也來了現場為阿牙吶喊助威。

「阿牙,你是最棒的,盡情踢爆她們屁股吧!」Sara舉手興奮的說。

#### Nick

微笑著擠上前來,拍了拍阿牙的肩頭,而Justin則舉起了手提攝錄機,大叫:「我全都會拍下來喔!」

阿牙站到擂台中心,閉了良久的眼睛張開了,堅定而充滿自信的雙眸盯著對面金髮的女生。

她們相互鞠躬,「比賽開始!」

在第一回合,阿牙極為敏捷的避開了數個攻擊,精準的作出了得分的上段擊、令對面的金髮女生失去了平衡,掃跌了她。

她在一分半內已經取得了八分,在評判喊出「勝出」後,阿牙身後的人發出了震耳欲聾的歡呼。

第二回合開始沒多久,阿牙已經陸續取得4,5分,正當那女生怯生生的奮力向著阿牙肩頭揮拳,而她看準時機想要避開的時候,「霹」一聲短響在她耳邊炸開,她的右手臂突然像被冰凍了一般霎時僵硬了。

「啊」的一聲,那女牛的拳頭第一次重重的落在阿牙的肩膀上,這一下連她自己也怔住了。

「阿牙!」Sara驚叫。

阿牙自然是驚駭莫名,她根本動也動不了右手臂。「冷靜,冷靜。郁唔到右手,就用左手。」她告訴 自己。

「唔通係因為個日驅鬼?」她心下問自己,在對手再度攻擊她的右臂時,阿牙避開了,轉身後矮下身來,用左手和把她摔在地上。

阿牙心中燃起一陣怒火,腦海只是不停想著:「憑什麼控制屬於我的手臂」,這道意志力強行壓制了

那道酷寒,右手慢慢的恢復溫暖。

在阿牙繞過攻擊,向著對手背部擊出致勝的一拳後,評判一直90度的手臂放平了,「YAY!!!! !!!」

「嘩噢!」觀眾席響起歡呼。

阿牙笑著走回了歡眾席,她看到一直冷若冰山的黑川隊長凝視著她,展開了她第一次看到的燦爛笑容。

二人對視數秒,阿牙不禁心中一暖,他笑起來原來很好看呢。

「我都說阿牙是最棒的!」Sara從座位跳下來撲向阿牙,她連忙接住了Sara。

「感謝你!副隊長,我多怕自己輸了,累到整隊拿不到冠軍!」其中一個女隊友喜極而泣的說。

「不要緊,你也很厲害!」阿牙笑著用毛巾抹掉額上汗水。

「副隊長,你剛才那一下」「劈啪」一下清晰的聲音再次在阿牙耳邊響起。

她眼前一黑,全身好像墜入冰窖般被刺骨的酷寒穿透血脈,骨子裡那股本能的抵抗反應也被寒冷封鎖了。

「砰」的一聲,阿牙量倒在地上。

周圍的人驚呼著,就連平日泰山壓下也沒什麼表情的黑川隊長也難掩驚慌之色的搶到阿牙身邊。

「阿牙!阿牙!」